

漢書門類  
八五八七  
函號類  
冊架

內閣文庫  
漢書  
八五八七  
函號類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7
冊數	12 ( 6 )
函號	277 20

論九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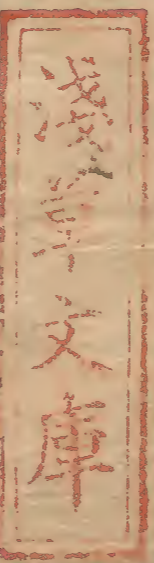
大全諸說合參

先進章  
首節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個禮樂用得自  
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  
威儀使人便或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  
人便於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  
見其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

四書述朱卷之九

婺江黃昌衢康謠彙編  
錫山張麗金荆南蔡定

弟 昌儼若思  
昌仔時肩 全較



論語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  
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

稱閔子疑閔氏  
門人所記也

先進章全旨

此見夫子折衷禮樂主持世道深心首節設為  
時人尚文之論末節示以在已折衷之意意在  
矯時人尚文之弊不徒審一已從違也從先進即是從文  
武周公之道雖以得中為主而語意重質勝一邊但不可  
如棘子成  
之說耳

好聽也 其脚撰出無限的不好聲音 只是繁雜耳

金氏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為當時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今時之言也

張秋紹曰先進於禮樂一節。意作時人之言。方為老確如不恆不求。一不用詩云善人為邦。二句不言古語。不恆其德。或承之。蓋不云多辭。原有此文。法時解欲就夫子口中活講時人之意。便與下節自相矛盾。而如用之字。則吾字俱轉下無力矣。又說約欲以光進後進二語。屬夫子說野人君子。禮屬時人。支離割裂。尤不可從。

次節 吳孫有曰如節若也如用之不是設或用之承上文言時人之論如彼若我之用之則不然用之則就目前所用言蓋禮樂不可斯道去身夫子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非謂得行其道而用之也 委氏曰損過以就中亦華實相等為中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夫子若曰禮樂以得中為貴也但今風會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於禮樂有文有質今反謂其朴陋無文而以為郊外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於質今反見其華美可觀而以為賢士大夫之氣象也信如時人之論則其從後進而不知矣 從先進可知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

問孔子從先進是無取于文也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陳潛室曰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勝救之當然并行不悖

從我章 首節 家語曰楚昭王來聘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患其用於楚而欲害已也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三日不及門或仕或歸或死也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若我而用禮樂則豈敢徇人乎哉吾唯有從先進耳雖謂我為野人而非君子所不惜也此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意與尚質之思而萬世禮樂之準定矣

從我章全首 上節夫子追思與難諸賢下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實之亦以見其人之可思不重品第高下及因材而教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豈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念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夫子若曰我嘗厄於陳蔡諸弟子相從者多人今則行踪各異皆不及門也彼一時也相從於患難此一時也相違

次節 顧麟士曰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禮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  
吳孫右曰四科當以道字貫德屬心行屬身  
德行著體道於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  
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截道可見昔之  
患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  
愚按四科各重下一字曰德行躬行之德  
也曰言語應變之言也曰政事有用之政  
也曰文學有本之文也纔見得是聖門人  
才

回也章  
馮厚齋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

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  
陳新安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  
說之驗

孝哉章  
黃勉齋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  
所非問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  
胡雲峰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  
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  
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  
與  
陳新安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

於平居吾其  
能忘情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  
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  
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  
知十哲世俗論也

弟子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人謂當時從陳蔡有踐履篤  
實長於德行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有應對明  
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也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  
則冉有季路也有問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則子游子夏也  
其賢如此而增相從于患難之中皆相失于  
安居之日吾夫子追思之而不忘也有以夫

回也章 此總是深嘉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以上句想  
像下句合成一語方盡形容中間着不得一轉語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  
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  
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夫子若曰羣弟子於質疑問難之間每每發吾未發之繼  
其助我者有矣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也但見其人于  
吾之所言默然聽受權然領略惟無所不悅  
從而已耳無有疑自無可問又安得有助哉

孝哉章 孝哉句虛下正見  
之重人不問三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蓋友於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孝友  
一理友實孝中之一事也  
張秋紹曰孝哉閔子騫五字蓋時人有是言  
也夫子述之故即咏嘆曰人不問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不然夫子於門弟子無不呼  
名亦未有連呼姓字者何獨於子騫稱字  
且曰閔子騫也大全吳氏以為述語者之  
誤未之思耳

南容章  
黃若虛曰謹言非只處世之善術即是誠身  
之實學溫公所謂自不妄語始也若作謹  
厚有俾能免于刑戮豈能有道不廢乎以  
一節卜終身聖人具眼如此前篇是虛論  
此節是實事故補記之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夫子若曰百行莫大於孝孝哉其閔子騫乎蓋凡人之孝  
爭於家者未必其孚於眾今閔子之孝父母兄弟稱之矣  
而外人皆信之初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非  
實行乎於內外者能如是乎信可謂純孝矣

南容章旨 只重謹言不必添謹行三復只是常常  
體玩念念思維之意不是說一日三次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  
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

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白圭之詩衛武公為謹言而作也南容日三復之加意謹  
言之君子也夫所謹者言則能進德可知於是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蓋取其賢也而  
學者之貴謹言從可見矣

季康子章旨 此章見顏子死而聖學絕之意要得夫子嗟  
嘆口氣好學只空說勿添入不遷怒二句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真能好  
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  
顏淵死四章全旨 此與下三章總見聖人用情之止一準  
於義一出於道固無不及亦無太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

季康子章  
顏麟士曰此章照下諸章只是惜顏子死耳  
范註不必

請車章  
張南軒曰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  
淵則亦不得舍車于淵矣

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昔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椁其父顏路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

之列言後謙辭

夫子却之曰子或有才與不才以其父視之亦各謂之子也鯉之才雖不及回夫固吾之子也其死也亦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步而行舍車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則廷體統所在不可徒行故也昔既不為鯉而舍車今安得為回而舍車乎

喪子章

洪氏曰孔顏一體也曰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胡雲峰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陳新安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也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夫

哭慟章  
陳新安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也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夫子傷之曰噫吾之道實賴回以傳今回既死則吾身雖存吾道已無傳矣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歎之其惜之也深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慟從者勸止之曰哀傷有節夫子之哭回可謂慟矣蓋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詩曰吾之哭回果然有慟乎吾不自覺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雖然哀可節也至於回有不能自己者矣吾非為夫人哭之為慟而更為誰慟哉明子淵之亡有道喪之悲哭之非他人比也夫子之為道惜人如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顏淵死其門人尊師之德欲厚其禮以葬之夫子止之曰不可家貧而厚葬非禮也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厚葬章

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

更勉齋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門人違夫子而厚葬之夫子自歎曰回於我恩義兼盡視子猶父也今我之葬回不如葬鯉之得宜是子不得視之猶子也然非我所為夫二三子之為之也所以責門人者嚴即所以處顏淵者正矣

季路章旨

不是說事鬼神知死為難而事人知生為易只是能盡乎事人之理而事鬼神亦不外是能知生之理而知死亦不外是蓋子路二問皆是高明之病夫子告之如此正見學之有序不可躐等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

季路章

蔡覺軒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

陳新安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鬼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

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

下論

黎照樓

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寡。五常之性。以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的道理。則死的道理。皆可矣。反只是折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

饒及峰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個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

輔慶源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于終。而知氣散故死也。

蔡虛齋曰。生字乃初生之生。非生活之生。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

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

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

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二而二。而一者也。或

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子路問於夫子。以為鬼神者。人所當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夫子曰。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子當先盡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又問。以為死者。人所以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何故。夫子曰。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子當先求其所以生者。可也。此蓋以循序教子。路而初非以一貫誣之也。

侍側章

首節 朱子曰。閤閤是深沉的。侃侃是發露的。行行是發露粗的。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為主。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不當矣。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

侍側章全音

此章總見聖人造就人才之心。俱重剛德。上仁者亦剛。故下節專戒子路。勿露出行行字。須知惟愛之至。因慮之深。無非為吾道計耳。

閔子侍側。閤閤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記者若謂。昔夫子在坐而閔子在側。則見其內和外。剛閤閤如也。至於子路。則見其果敢發越。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二人。則見其端嚴正正。侃侃如也。觀四子之氣象。即以知四子之造詣。斯道有人。斯世有賴。雖時夫子若有欣欣然不自禁其樂者。以其人皆任道之器。正可剛德而進於中和也。

然字與上節如字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次節 朱子曰。然者。未事之辭。聖人雖謂不

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

此。蔡虛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處不可露



出行行字蓋上文開闢行行侃侃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

長府章

饒双峰曰觀此章可見闕子開闢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詞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評之義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

首節 金氏曰在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金玉曰貨布帛曰財魯人欲興造長府其曰魯人者何是時政不在君而出於三家記者賤而人之也

次節 蔡虛齋曰三句只是一串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拔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三節 稱夫人醒魯人也。有中中於理也。切。照何必改作之言勿似汎說。陳新安曰改作長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闕子之言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由之瑟章

首節 蔡覺軒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與也勃然紉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

路卒死於衛孔懼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時夫子雖顧而樂之然審觀四子之中唯子路過於剛強非終吉之道又嘗警之曰吾由也之氣象似有不得其善死者然此不過據理而言欲由知損過以就中耳而不意由之終不能少損而及於難地可惜也夫

長府章全旨

通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為長府便是崇利舍者無限深意孔子恐魯人忽此言故亟稱之稱夫人醒魯人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魯人之在位者欲撤其權而更新之

闕子嘗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闕子嘗諷之曰凡改作之事出於不得已者則為之今長府之役在於得已仍因舊制而一為修整如之何似未嘗不可何必紛紛然改作而勞民傷財為也言蓋婉而切矣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夫子聞之曰吾觀夫人平日固不輕言及至所發之言則必有當乎事理而益於人國也蓋稱闕子以警魯人也

由之瑟章全旨

門堂室三字是一章眼目首節借鼓瑟指長對門人言也然先抑後揚總是陶鑄子路之妙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部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子路氣質剛勇故其發於瑟者聲亦不中和夫子微之曰丘之教人以中和為尚者也若由之瑟殊與丘不相似何為鼓於丘之門乎蓋欲使子路變化氣質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門人不解謂夫子之言為賤子路遂不相敬夫子復解之曰二三子毋輕量由也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者猶居

次節 問學之堂室何如朱子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正於至善而造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也非是堂是一個道理室又是一個道理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則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學云輔慶源曰升堂正入室階梯言一進步便未可量此期之詞非抑之也

註中已字特字皆是稱美子路一邊意見已升堂究不難于入室也室不在堂之外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或問妙絕

子貢問章 首節 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模謹守

子貢問章全旨

首節言二子所造之異下言二子所失之同即教子貢處看此章自當以中字作主方老到但在夫子口中則中字須隱躍為妙子貢與師之高明師商之狹隘其問師商時意中原以師為賢故一問過不及之言便以為師愈即賢也夫子說個過猶不及見兩人偏處相等不必定其孰賢孰愈也玩一猶字重抑過一邊勿交互說亦勿粘定師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貢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貢問師與商也二人之所造孰賢夫子曰師也其學每每至於過商也其學每每至於不及即此觀之二子之所

下論

卷九

七

蒙照樓

次節 輔慶源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也

三節 陳新安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王觀濤曰過猶不及要順題講不可倒說不及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及同病但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自見矣

造可  
知矣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夫謂之曰過亦就師論師耳非謂其過乎商也謂之曰不及亦就商論商耳非謂其不及乎師也乃子貢未喻其意以為師比于商為過商比于師為不及故復問曰然則師愈于商與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章

首節 魯之國是周公之國也家之視國十而取一今季氏十倍之富悉歸私家而公室反貧仰食於他不均不安極矣記者不曰富於魯公而曰富於周公者微詞也

夫子曰非也吾道自有至當不易之準不可論於卑近亦不可荒於高遠失之過猶夫失之不及均于道未為至也然則師之過過乎道而非過乎商商之不及不及乎道而非不及乎師也子何以師為愈耶

季氏章全旨

聖人惡黨惡而害民乃此章正旨重責冉求而維持魯事之意可見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周公之聚斂平日足民之志安在彼夫子深惡痛絕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季氏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冢宰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飽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意故季氏富於周公求也時為季氏冢宰不能往救其惡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倍附助益季氏此在季氏

四書章句下論

卷九

蔡照

次節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

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難在  
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  
田賦

胡雲峰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開子陳止  
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則冉有之罪難  
辭矣

愚按富於周公是聖門春秋書法鳴鼓攻  
不正是所以鳴鼓攻季即是人作春秋見  
諸實事君臣之義重則師弟之情絕矣勿  
死板責求乃得之

柴也章

張南軒曰愚則事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  
所不敏僻則文繁嘖則氣俗此皆其氣質  
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勵而擴  
充也

林次崖曰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

不言欲使矯其偏也

首節 愚字重智不足上是知識尚欠故看  
理不透意勿粘帶厚有餘 子羔仕衛避  
蒯聵之亂不踰實不由徑處常之理施之  
臨難時所謂知經而不知權也若在聖人  
微服過宋便是時中之道

次節

魯是見得遲鈍未能速悟頓解意  
蔡虛齋曰魯如人一看曉得他便着兩三遭  
着人一遍記得他使着兩三遍記 又曰  
曾子其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步高只  
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同之愚不知夫  
子當時與參愚師辯論則分明是魯矣  
分明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  
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  
所屬也  
愚按竟以魯得之是程子後來看得如此  
當日夫子只說他病痛與三子一例虛齋  
之論確矣

為良臣在名  
被為罪人矣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  
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夫子責之曰求也所為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  
友之義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以衆論之公可也此夫  
子齊求亦以  
警季氏如此

柴也章全旨

四者總是氣質之偏能由學以矯其偏則幾矣  
每人將一字點化他使其  
各用學力克治歸於中正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

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夫子若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  
也為人見事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參也為人質朴渾厚悟解  
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師也為人留意容儀而  
內少誠實其病也辟

曰書下論

卷九

二

蔡昭樓

三節 辟是務外留意於容儀蔡氏謂辟與  
關同只要骸面闊大設施開去說似鑿存  
疑謂如願人所欲避人所惡只是外而為  
願辟中心却少誠實此又以便辟言太說  
壞了俱勿從

四節 蔡氏欠細賦欠文氣不似今人粗俗  
愚以行言執滯少變通未免知經不知權  
知常不知變魯以知言遲鈍而心欲決大  
約人一則已百人十則已千辟以容言濼  
餘有餘則遺其內而實實不足嘖兼言貌  
粗率有餘則畧乎文而雍容不足

回也章  
黃勉齋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  
不同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  
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履空億中則不如  
其庶也  
饒双峰曰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  
欲其以此自勵也  
蔡虛齋曰回也其庶乎幾與道為一也且不  
以貧富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若

賜也則不受天命而有心於求富故貨財  
常生殖焉則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矣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屢  
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聖人信口說  
出兩賢事開闢叙去自有陶鑄未嘗立字  
骨  
百節 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以  
其心中無物朱子曰其寔顏子於道庶幾  
却不在屢空上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好  
次節 朱子曰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曰聖人  
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全是稱回諷賜此二  
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  
却舉他長處說  
善人章  
朱子曰善人是好的資質不必踐原本子亦  
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  
輔善源曰質不美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  
好學則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  
不止為善人而已也

由也嘖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之使知自勵也

由也為人粗率野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嘖四子之質如  
此如各因其偏以矯之則善矣蓋愚與魯者必充之以學  
問辟者必本之以忠信嘖者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  
進於道變化氣質亦存乎其人耳此夫子言外之意

回也章全有

此章言二子造道之異當以道字為主言回近  
暗對億中看以屢空暗對貨殖看稱賜又須歸重億中一  
邊方見稱回勵賜之旨兩下分說遙相照應為妙勿徇定  
較量上節重庶乎二字勿以安貧與近道平對次節前  
二句從同之屢空說下先言其短末句乃言其長而望其  
進於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囊動心而求

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之能安貧也

夫子若曰人之請境不同若回也其庶乎幾與道為一也  
且不以貧囊動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焉回之為回如此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  
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至於賜則不肯受天之命而有心於求富貨財常生殖焉  
然其才識之明敏料事則能多中夫亦有過人者使由此  
而充之不亦可進於道哉

善人章

此章道字雖虛只是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二  
句是說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亦是善人之所以止  
於善人合來成個善人之道玩亦字則二句須一串說下  
非先揚後抑也曰不入於室者原不是限定他不入也

饒及峰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  
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  
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  
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許白雲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  
狀

董氏彙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  
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  
於為善人  
按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迹室俱  
是借字與升堂入室同意

論篤章

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實者也取於人者惟言  
之為厚者是與君子者乎也莊者乎未可  
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  
可也  
胡雲峰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  
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  
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夫子曰所謂善人  
者是天資渾然一个好入他所行底自然皆善不消循途  
守轍以踐聖賢之成迹而自不至於惡却緣只是如此而  
無涵養擴充之學亦不能造精微之域而入聖人之室也  
這是個善  
人的道理

論篤章音

此章見觀人不能以言而貴於覈其真也君子色  
莊詞雖兩平須抑揚重色莊邊見不可輕與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林次崖曰論篤言論篤實也此二字是好事  
不可說低然有君子而論篤者有色莊而  
論篤者所以難定也必當考其行也  
愚按註中不可以言貌取人蒙引曰大凡  
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把貌字帶說良是  
時講謂言貌者言之貌太繫矣

子路問章

蔡虛齋曰冉有問聞斯行之是必疑其不可  
子路問聞斯行之是必疑其為可而亦未  
甚安矣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  
詞不待不與其所答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行所稟命則所行必  
審行之不勇者不揣勉其行則愈於是緒  
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  
所必就不得致之耳

問同答異亦偶見前疑之非其能問則聖  
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  
愚按二子之問由先求後公西復述亦然  
夫子解之知先求後由何也蓋亦所疑而

夫子若曰觀人非但言之巧偽者不可許也即言論之  
敦篤朴實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  
人是人也果君子而論篤者乎抑色莊而論篤者乎是難  
以定也如其君子與之誠是矣如其色莊不幾於失人乎  
信乎言不足以益人而觀  
人者宜覈行而徵心也

子路問章音

此章見聖人因材之教進求退由各因其偏而  
正之教雖不同均之所以善其行也重行上不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知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

在答求處謂父兄不可不稟命也故夫子先解若求之故而答由則帶言之須知敏事敏行聖門常訓非專為退者言也求也退是對由相形稟命父兄亦是定理其專為兼人者言也由也兼人亦從求照出註中交互說處最得解惑之法曰不忠其不稟命曰不忠其不能為補說得最妙若就二子分開說便似偏矣

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忠其不能為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忠其不稟命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路問於夫子凡問義而從而行諸乎夫子曰有父兄在上所當稟命而行如之何其問斯行之冉有亦問聞義即從而行諸乎夫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問斯行之何疑焉二子同一問行而夫子答之各異者蓋有微意存乎其間矣公西華思之未得因而請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有父兄在冰地問斯行諸子則曰聞斯行之如以稟命為先求獨無父兄乎何以聞斯行也如以力行為意由獨不當行乎何以父兄拘也問同而答異將行無定者矣赤

也疑之敢問何故夫子申其說曰人之材稟不同求也資稟柔弱不忠其不稟命患其於所當為者為之不勇耳其質是讓若不尚勉之以行則愈流於畏縮吾故告以問斯行之所以故而進之也由也有兼人之資不忠其不能為特患其為之之意或過而反傷於義耳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吾故告以有父兄在所以抑而退之也皆所以戒其行於無弊而已矣

**子畏章** 此章見夫子顏子重道處夫子一身係斯道之與子必不死曰何敢隱然見已不當死總以道深相信意

**子畏於匡**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聞而必死也

夫子畏於匡一時倉卒遇難顏淵偶相失在後既免方至夫子曰吾以女為死於匡人之手矣而今固在也可喜也顏子答曰回之一身視夫子為存亡者也夫子既在回何敢輕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此可見聖賢不以死為難而以

子畏章

謝氏曰敢非不致之敢乃果敢之敢

鄭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

輔慶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遠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

曹雲舉曰此見聖賢處死生之義吾以汝為死矣喜之之辭也曰子在深信夫子之不死也曰何敢死則以不死為重也

季子然章

首節 馮厚齋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

季子然章全音

此章見聖人阻僭竊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末二節是。子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皆所以抑季氏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由求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可謂有大臣之風者與？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子然問時，其詞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一子之不足盡大臣之道，特輕以抑之。曰：大臣

節三節四節 蔡虛齋曰：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又曰：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不行其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苟留。

林次崖曰：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或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哉？此言真可謂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者。

黃勉齋曰：以道事君，謂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欲也。當照註，不從君之欲，看不要只作大臣論說得泛了，不可是以道事君而不從，決不可仕而必去也。又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

未易言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以為問曾由與求之為問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夫大臣非以其名與位也，所謂大臣者，其進而事是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一以道止其欲而納之軌物之中。若是志不可行，則止，決不肯止，而必去，蓋進止一無所苟如此。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今由與求也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具一才以效一官，但可備其臣數而已矣。大臣云乎哉？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五節 張南軒曰：試迎下從，何必由求而從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誰利之而巳。履霜，堅冰之下，戒馴至蹉跌，以至從人，誠逆者，如苟或劉穆之之徒，始從操，祿豈



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欲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于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

使子羔章

朱氏曰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為學為治之次第

張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

子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若不能守道然則由求之事人也其將惟人所為而順從之者歟子然此問意由求可齊以非義而為之黨也其不臣之心已見矣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夫子又許二子以折之曰小事之失或有從處若弑父與君而悖逆之大者亦斷然不肯從也蓋君臣之義由求固所熟聞彼必見之明而守之固矣此而從之亦何以為二子哉

使子羔章全旨

此章重二學字上二節因子路未學者惡之總見學而後可以入政木闢以政學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此路為季氏宰以費邑數

子曰賊夫子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羔雖厚重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夫子責之曰由是舉也實賊害夫人之子夫人可宰費也哉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路曰夫子謂賊夫人以其未學也然費邑之中有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治也有土神之社穀神之稷焉

立而置之於事物醇醇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嘆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惇焉涵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

三四節 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

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意本不是如此但用子之言而托  
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佞而惡之佞  
是口快事不問是不是隨時撰得語來也  
好可見其佞

皆所當治也治民事神日習其事則自明其理即此是學  
何必沾沾焉讀章句之書然後為學耶然則子羔之使未  
嘗發學而非  
所以賊之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  
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  
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  
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本後末之序

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使子羔初意本不是如此但不肯自認已錯而強為  
飾詞以抵孔子耳夫子斥之曰丘平日所以惡夫人之佞  
者正以其言不由衷而徒以  
口給禦人也由也可不戒哉

侍坐章全旨

通章以用世為主分作三段看首三節因四子  
侍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因四子言志而獨有  
所與末四節因會點問辨而兼有所與蓋與點所以化三  
之偏與三子又所以裁會點之狂此向來定解看來竟實  
以禮讓二字為前後立骨則夫子一日長兩語開端便已  
春風滿坐可作通章照應而造就諸子之妙無在不寓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曾皙父名點

一日者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子同  
侍坐於夫子之側蓋以齒序先後如此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侍坐章

此章是言用世之志與淵路侍章言平居之  
志不同即會曾與撰原有微上徹下之義  
該括行藏有天下而不與老安友信少懷  
無意必固我一切在內故程子曰便是堯  
舜氣象勿因能知夫子之志一語將兩章  
志字混看為一也時解拘定行不掩言分  
別所見所行單說與狂者非竟說道不行  
而隱因以與點者尤誤

首節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  
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  
四十二歲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  
今此論語既以齒序則曾哲必少孔子十  
餘歲也

次節 以聖師臨門弟子略無掩賢挾長之見。曰一日長曰母吾以真所謂溫良恭儉讓故註中以為聖人和氣謙德於此可見斯意也。子路畧之求亦知之。曾點自然契之蓋哂由與點之權輿已伏于此矣。母吾以是教他盡言還未知是言甚麼至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

三節 不吾知如或知是轉語。要想見自負語氣莫作扼腕時事看。何以欲其言所以待用之具何如非問其人知後設施也。以者即其効用之寔指平日抱負言所謂志也。

子路節 蔡虛齋曰據子路所談亦其才所優為但終是有激壯軒發之氣而不足于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發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夫子欲誘之言志乃先曉之曰爾輩有懷未言或以吾之年有一日差長乎爾故也其母因吾之差長以是而難于言務有懷必吐。有言必盡可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吾嘗見爾輩當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皆足以用世但人不知也如或有人知爾舉而用之則爾將何所挾持以應之而不負所知哉試為我言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備服因

雍和故夫子哂之。然此意俱未可說明。率爾夢想他急于見長處記者下此二字已對下鏗爾舍瑟而言之且為其言不讓伏案為之二字重看包有政教在內有勇根政來知方根教來玩且字側重知方上即求皆曰三年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

陳新安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后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寔才展畫底蘊而言也。

求爾節 方六七十五句是以養民自任如其二句是以教民通人雖是謙詞然求之

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爾輕舉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時子路一承夫子之問遂不復遜讓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繁多且管押乎大國之間動多掣肘加之師旅而調發不寧自之以饑饉而荒歉不足此固時勢之難為者也使由也當此而為之外禦強隣內養百姓修政教勤訓練比及三年之久可以使民有勇而且知親上死長之義方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依然強盛之千乘矣是則由之志也語畢夫子不言可否而微哂之焉。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才寒止如此。只重可使足民。禮樂未能帶言。然亦自見得還缺此一段也。  
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再求使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有勇之可使屬民。足民之可使屬求。

赤爾節。禮樂所包甚廣。不止宗廟會同。而宗廟會同。乃其大端。故着一如字。願為小相。與願學正相應。為即學也。宗廟之事。是諸侯祀其先。會同是諸侯見天子。然此

處且勿露諸侯字。小相謙詞。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  
馮厚齋曰。夫禋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禋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詞又謙。

點爾節。鼓瑟希。不是瑟音。是鼓之者希。漸住手之意。異乎三子者。見得三子皆承則何以之。問說致用之具。點獨不然。故以為異而有遜。避不敢言之意。各言其志。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曰。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

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當子路既對之後。夫子於是先問求爾之志。何如。再求對曰。以求之志。不敢任于乘之國也。但方六七十里之小國。或五六十里之尤小者。使求也。處此而為之。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賦。開源節流。比及三年之久。則仰事俯育。有其資。水旱凶荒。有其備。可使家給人足。無凍餒之虞。焉如此者。亦但能使民不貲耳。至若民性易後。有禮以節之。民心易瀉。有樂以和之。則俟夫才德兼全之君子。求何敢當哉。是則求之志也。其言詞謙退如此。而夫子聞之。無言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立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當冉有既對之後。夫子於是次問赤。爾之志何如。公西華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即能之也。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願於此而學之。如彼宗廟有祭祀之事。隣邦有會同之事。皆禮之所在也。亦則服禮服。冠禮冠。願為贊禮之小相焉。於時叙其儀節。使君無失禮于宗廟。審其應對。使君無失禮于諸侯。是則赤之志也。其言詞謙退。又如此。而夫子聞之。亦無言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是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

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擲看其意有屬鳳翔于千仞底氣象又曰曾點都不待着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

陳新安曰單單衣衿衿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  
朱子曰曾點見得道理大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寔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的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日用之間無非天地流行都是自然的道理充其志便是孔子若者安朋友信少者懷的意思性曾點則見得到這禮聖人便做得到這禮曾點非有擇于暮春想此時正當暮春便信

口說來借眼前事寫發如中庸形容費隱只偶舉眼前一鷺一飛一躍無非是費隱曾點形容真樂只偶舉眼前一莫春一童冠一風浴一詠歸亦無非真樂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皙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又曰曾點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這便是狂簡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恣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  
彙解曰曾點之志大約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底意思若認作無心于用世便不是  
陳氏曰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觀其晒子路之率爾可見  
張秋紹曰夫子一聞曾子之言便觸動了老安少懷本念用行舍藏活機不覺喟然歎與然未嘗說破只照曾點原語隨他借童冠同風浴同詠歸淡淡應答為妙若依註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歸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衿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

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觀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之言既畢夫子於是問點爾之志何如蓋三子言志之時點正在鼓瑟至是方闕而餘音猶鏗爾可聽也迨承夫子之問乃舍瑟而作進而對曰點之為志與三子之所共不同也孔子曰志雖不同庸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之所任正不必同也點乃言曰點之所志原無需於異日而正不必乎人知即如今莫春者天地之氣甚和足以適懷單衿之服既成足以適體因而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焉童子六七人焉少長咸集薄言出遊或盥浴于沂水之濱或乘風于舞雩之下乘興而往適興而止此唱彼和相與歌詠而歸焉點之志如此而已矣他何慕焉夫子聞之獨有契于心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也蓋喜其有民胞物與之象果不同於三子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下論  
蔡照樓

中講盡道理。未免洩漏風光。且大肯則何以之問。反少關會矣。

愚按三子有待。曾點無待。三子有盡。曾子無盡。故夫子與之。只渾然說。勿牽連。用世勿遷。說情隱。方合活機。朱子恐後人誤認。故將天理人欲。關頭指言之耳。

金仁山曰。與點所以化三子。下文之辨。又所以寔曾點。

三子兩節。王觀濤曰。各志其志。重志字。見不是空言無寔意。前各言其志。重各字。見雖異無傷也。

陳潛室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

艾千子曰。講為國以禮。須與童冠詠歸之旨。脈理相洽。

愚按為國以禮。循云。為國以禮。遜之禮。為平。而由言不讓。思在上人。故晒之。語氣只宜如此。若泥艾氏說。謂由不合禮。何以為

其志也已矣

三子言志。而出曾皙獨留。在後。欲詳質。三子之言。志以証。夫子與已之微意。乃私問曰。三子者之所言。其是非得失。何如。夫子曰。亦各言彼之志而已矣。皆非無當于世用者也。

曰夫子何晒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晒之。故請其說。

曾皙又問曰。三子既各言所志。是夫子皆許之矣。何為獨晒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晒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晒其不遜

夫子曰。凡為國者。必以禮。一言一動。皆當有恭遜退讓之意。今由子言語之間。無少謙遜。則不合于禮。而難以為國矣。吾之晒之。以是故耳。

國則是。夫子竟不許。子路矣。彼其言知方。非即禮耶。此處正以遜讓言禮。內含讓字。

唯求兩節。此不專說求。亦能堪其任。正指求。赤言讓。反照由。由言不讓。縮上。晒由之故。求言之讓。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上亦言之讓。在願為小相。上。夫子不自出。已見。只將二子前言。誦詠一過。而其言讓。愈益。可許之意。已在其中。又故作不了語。吞吐隱躍。以俟點之領會。莫非教也。集註單作許之之詞。尚少味。

說約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大都是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

正解曰。小字指小相。大是優于禮樂。意須活看。勿認作大相。即註所謂無能出其右也。

存疑曰。曾點見夫子之晒。由以不讓。疑由之不讓。必以其直任為邦也。故有求赤非邦之問。意以由不讓。而見晒。二子亦是為邦。亦是不讓。何故不見晒。夫子答云。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由言之不讓耳。愚按。次崖此辨。只說許其能。不及表其讓。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

夫子謂由言不讓而晒之者。以其詞氣輕遽。非謂語及邦國。便是不讓也。點未分曉。而疑求之不見晒。又問曰。求志在足民。其所治者。亦必一國之民也。豈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即謂非邦也。與。夫子曰。國有大小。其為邦則一也。安見百里者。即為邦。而六七十五六十者。遂非先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乃求言若此。是言讓而能為國以禮矣。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佚。有先後之序。

於本文安見方六七十之語亦為之小  
二句似無敲醒還當作表讓微詞為佳  
艾氏曰宗廟會同當就相天子之諸侯言不  
當言相諸侯相諸侯則為卿大夫非諸侯  
矣

愚按宗廟二句是寔其為邦亦也二句方  
是表其言之讓中間語有轉折  
朱子曰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  
到所見處耳

祭虛齋曰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  
適人之適之意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  
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會稽未得與  
堯舜比則豈得與孔子同亦合于其分量  
而審之矣

張秋紹曰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所  
謂大意猶言大綱耳點惟從莫春見大意  
便到處莫春彼三子兵農禮樂都是節日  
開惟就未信見大意即終身未信凡學者  
學優仕優亦俱是節目莫春開是相者點  
乃任者俱未造到中行故於大意已見得

未能行得其分量淺處只在見字上不可  
以見大綱為見端倪作悟境語

顏淵章

蔡虛齋曰夫子告以仁全在復禮上復禮全  
在克已上其效極于天下歸而其功只在  
一已直捷簡易更無別法通章只克已復

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  
三子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  
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  
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  
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  
之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

意

點尚疑赤之不見哂復問曰赤志在禮樂其所治固皆諸  
侯之事也豈宗廟會同之大尚謂非邦也與夫子曰宗廟  
以享親會同以睦隣皆諸侯之事赤志既在此謂非諸侯  
而何且以赤也之材而為相之小者孰能出于其右而為  
之大乎乃亦言小相是其言讓而能為國以禮矣然則何  
疑于吾之所哂在彼而不在此也哉要之聖賢之學務因  
時處中隨在各足雖功蓋天壤總無加于性分之外原無  
所容其矜張也所以才具雖足以用世而尤必涵育于中  
和故孔門立教以大意不以末節以性分不以事功觀于  
哂由以其不讓許三子以其言讓則知所以與點者尤以  
其能知禮意在為國之先矣後儒以為與聖人  
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亦孰有外於禮讓者與

顏淵第十二 九二十 四章

顏淵章全旨 此章言為仁之道克已復禮為仁只提綱說言  
正所以為復也玩下四句可見中二句正見克已復禮之  
所以為仁一直說下為仁由已二句方是著力說克復之

禮為仁一句又只是克已二字次節乃其目也

首節朱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已非形色之已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克已非克去其已乃克去已中之私欲即下文克去視聽言動之非禮也視聽言動皆私欲所謂惟危之人心最易發克字重看即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即是精一工夫私去則公欲淨則理故曰復禮凡舉心動念動容周旋無非天德此則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故曰為仁又曰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

朱子曰一日以成功言人欲無一毫之不去天理無一毫之不復無一事之非仁則無一人之不心服乎吾之仁天下之人皆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要之只是所為所行人人之公心見以為是耳克已已字對禮言由己已字對人言非禮勿視等克已也請事斯語由已也  
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朱子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蔡覺軒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便與天下之人皆湊得着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饒又峰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

次節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

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曰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問為仁之道夫子曰仁者心之德不能不為私欲所累能克勝一身之私欲使事事合乎天理之節文以復還於禮是所以全其心之德而為仁也若至一日之間已盡克而無一私之存禮盡復而事皆當理天下必皆翕然稱許其仁焉仁不在克復之外明矣由此言之吾有已吾自克之吾有禮吾自復之此為仁之功皆由乎已而已豈人所能與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論語卷之七 黎照樓



來便禁止之。便克去。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德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聽德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于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陳新安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

蔡虛齋曰四者皆身之用而為由中應外者勿則制之于外以養其內也。  
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機是言其致察于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力于勿字。  
吳孫右曰敏兼明健一義。

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斯語指四勿之語勿牽上文。

曰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然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在禮之疑也。程子曰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

聞之

顏淵曰請問克己復禮之條目何如夫子曰人身之私欲多緣于視聽言動視必以禮有一毫非禮之私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聽言必以禮有一毫之非禮之心即禁止之而勿言動必以禮而有一毫之非禮之心即禁止之而勿動此克己復禮之目也顏淵曰回之資雖不明敏請從事此四勿之語矣蓋顏子一聞克復之訓便進求下手工夫故直請問其目再問四勿之語更毅然當仁不讓故曰請事斯語真能直下承當盡由己之實者宜夫子他日稱其好學以為語之而不惰而論其為仁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也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章  
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陳新安曰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于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

四章也天下論 卷九 二四 蔡照樓

欲勿施于人。直到這道理方透徹。問怨有是非如何都他無。朱子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十之間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克踐此對而記之也。  
輔慶源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怨則拘己。遺入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胡雲峰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  
林次崖曰：敬該動靜。出門二句。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  
朱子曰：世有敬而不能恕的人。便只埋會自守。卻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又無以主之。須先主于敬。然後能行其恕。  
游氏曰：出門句。無時而不敬。使民句。無事而不敬。不欲勿施。就乎日居心說。又曰：在那無怨如上。得乎君下。得乎民。是也。在家無怨如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是也。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蔡氏曰：以妙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虛齋曰：天下歸仁。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  
語類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怨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  
陳潛室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  
司馬牛章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詎在學者。則當自謹言。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詎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在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

仲弓問如何可以為仁。夫子曰：仁存於心。不外敬恕二道而已。凡人見大賓。時無不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放肆。即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賓之見。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放肆。即一使民而宛然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也。此敬之至也。又以見賓承祭之心。而體勸于人。己之問。凡人以非理加諸我。是己所不欲也。己所不欲。而即不以施于人。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或內或外。皆吾考證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那無怨。內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即無在非敬。起之流通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時仲弓問言。即對曰：雍之資。雖不明。敏而夫子斯語。則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敬恕之功。以考無怨之效。而從事於斯矣。蓋亦以為己任如此。  
司馬牛章全章  
仁也。開端便教他在所以詎言處。致思非教。他在言上著力。末節發明言所由詎之故。為之難三字。是一章之骨。能無詎一氣說。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詎。

中庸下論 卷之七 三十一 蔡照樓

不發即求仁之端。愚按評中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乃預透下為之難意。解之不可徑露。只宜依本文。就現成仁者指點。

未節 陳新安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注于此。章兩以存心言之。

輔慶源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初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朱子曰。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自存得這心來。

愚按。按註分心常存。事不苟。故其言云云。三層細說。為之難。只是敬的意思。不必分心事兩層。乃不至濫足。自較為渾融。直接問為之難。不謂仁之難為。耶。朱子曰。仁者之言。無不誠。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于言耶。愚按。為之難。勿粘定為仁。固是。然須緊承上節。說是仁者如此。方不泛。

顧麟士曰。為之難二字。須讀在難者難之也。頗着力。到得無訥乎。則自然水到渠成矣。

牛問君子章

許氏曰。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惧。然此意卻未可說明。

次節 輔氏曰。不憂不惧者。疑若有之。而強排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以兩何字。換兩不字。便見學問自然之妙。所以內省不疚。平時自有工夫。在但不曾道及。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司馬牛問為仁之道。何如。夫子因人施教。遂舉仁德之一端以教之。曰。子欲求仁。盡觀仁者之言乎。仁者之人。凡於其言也。若有所忍而不易發。焉以此思。仁仁可知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牛不深思。訥言之由。遽請問曰。仁道至大。其言也訥。不過一謹慎之人。已耳。斯謂之仁矣。乎。夫子曰。汝以訥為易。亦

未知其言之所由。訥耳。蓋仁者心存而不放。凡事其難。此慎不敢率意。而為之不敢率意。而為之。自不率意。而安言言之。亦安得無訥乎。則於此言之所由。訥者思之。而仁在是矣。豈可以為易而少之哉。

牛問君子章全言

此見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只據現成說。內省不疚。何是一章主腦。是不憂不懼。根子。然非教他力。去用力。乃令他自己去。想到不疚地位。當盡何等工夫。牛疑不憂不惧。出于強制。非由心得。不足以盡君子。夫子說何憂何懼。見得自然而非強制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夫子以牛常憂懼。告之曰。成德之君子。心常舒泰。蓋未事而不憂。慮臨事而不恐。懼者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

愚按金仁山云。平日所為無愧於心。二句。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此註故能之說。未免又多一層矣。只當云。平日內省不疚。較直截。內省不疚。要看一內字。世上儘有外面事事可對廣衆。可贊大廷。而心上卻有過不去處。此處過得去。有何憂懼哉。林次崖曰。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于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亦安于命而不之憂。懼矣。不至于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不懼者。理直氣壯也。

牛憂章  
首節 朱子曰。桓魋欲弑宋公。又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願于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次節三節 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末節 陳新安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我。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  
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道。  
饒雙峯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

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于德全。而無疵。故無人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之也。

牛不深思。不憂懼。之由。遠請問曰。君子之道大矣。僅僅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曰。君子平日所為。內省于心。無一毫之疾病。則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于天地之間。坦然于我之際。夫何憂何懼之有。此君子自然之德也。豈人所易及哉。

牛憂章全言 此章見人當安命而自修。死生二句。是解憂。君子節是進勉之見。當盡其在我。敬恭二語。是主重看。正欲牛自盡。敬恭以感化其兄弟。非欲其撇卻自己兄弟。認別人為兄弟也。

司馬牛憂。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歿。其為亂而將死也。

司馬牛憂而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皆得遂天倫之樂。我獨不能相安於無事之天。而雖有若人。如之何其可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子夏因而解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矣。夫子有言曰。人之死生。皆稟於命。而非今所能移。人之富貴。皆出于天。而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亦天命也。憂之亦何益哉。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

問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艾于子以桓。離公族也。當時司馬牛之憂。在保世。元宗耳。故寬之曰富貴在天。非與兄弟爭富貴也。又曰。載武穆莊之後。宋之公族。善敗得失具矣。牛有保世。元宗與覆亾之恐。焉左傳於牛之奔與卒。葬皆致詳之哀賢者之不得志也。

問明章

朱子曰。諧是諧人是不干已事。緣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開言。令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想是懇切已事。緣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蔡氏曰。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知其所。以不行處是本于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曹雲舉曰。按上蔡說。極是。大全。蘇氏輔氏之說。皆言惟明且遠者能使之不行。便是倒說了。

語類云。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贅之。  
正解曰。明就心之本體言。謂心無私蔽。如明鏡當前。物來自照也。明之至。即是遠。所謂旁燭無疆也。註中不蔽于近意。是遠字真詮。非明之外別有箇遠。

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詞。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君子固當安命。而又當修其在己者。誠持己以敬。又能始終如一。而無間斷之失。接人以恭。又能隆殺合宜。而有節文之禮。敬則在我。無過自起人之愛敬。恭則待物中節。又感人之愛敬。則四海之內。愛之敬之。皆我之兄弟也。况在我之兄弟。弟有不和。感而變惡為善哉。君子何無兄弟之是患也。子亦自修焉而已。

問明章全旨

此章見心之不蔽。便是明。子張務外好高。其問察。故夫子告以人情。至近處求明。遠者明之。至即此是遠。何必別有所求。而後為之遠耶。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

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然後謂之明。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張問如何而可謂之明。夫子恐其馳之遠。而反之近也。曰。所謂明者。亦惟于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如善人者。其詞驟則不能入人之深。惟是漸漬不覺。藏中傷之術。於微言冷語之中。如水之浸潤。相似。此巧于譖者也。愬冤

子貢問政章  
黃勉齋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以處常言再問復答義理之輕重也以處變言

首節 陳新安曰民信之矣以教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言之兵食既足然後教化行斯民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愚按施教化原在前但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得之食兵既足之後耳不可無辨

者其詞緩則不能聳人之聽惟是迫切而陳或言人之加害至慘或言己之受害最酷如膚受荼毒相似此工于慝者也諂以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慝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今能知其為偽使彼諂者慝者之計不得行焉是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也己矣抑不但可謂明也諂為浸潤之諂慝為膚受之慝而果其不行焉真不蔽于近而可謂遠也

子貢問政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者有萬世經常之道缺一不可有一時濟變之宜惟信居要重民信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問為政之道夫子曰為政有大經一欲足食食者民之天必為之制田里薄稅斂以實其倉廩一欲足兵兵者民之衛必為之什伍時簡閱以修其武備一欲民信于我信者民之心必為之施教化明禮義使知尊君而親上斯民皆信之而不忍離叛矣是之謂全政

食兵信三平為下文方見輕重足食足兵要說得像箇王政非如富強之術良信句不跟上二句說若說由兵食而得民信反似重在兵食一邊下文去食存信如何說得去

次節 問兵之可去何也朱子曰食足而信乎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

三節 問食之可去何也朱子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於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夫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也

能雙峰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二者兼全固為善政若事變之來不得已而姑去其一於斯三者以何為先夫子曰必不得已寧去兵蓋食足而信乎則人人與我為守而民即為兵是兵或可去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言

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  
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  
夏九範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若  
說任我去之則當事變之際即欲去兵而  
存食去食而存信豈由得我  
艾東鄉曰自古豈有足食足兵民信之制而  
至于不得已而去兵去食者哉由夫子之  
諒夏商周至今存可也子貢言其變而夫  
子終不以衰世苟且之法窮兵食以去信  
亦言其理而已非言其事也 又曰去兵  
去食蓋有所恃而去之至于民信則去兵  
而兵存去食而食存

棘子成章  
從來兩說並載記者之意固以前說為短後  
說為長如此章子成矯當時之弊而子貢  
棘子成質者之過則文質並重者特對子  
成言之耳不可依雙峰虛齋以子成子貢  
朱子集註作三樣看  
首節 棘子成所壞君子兼德位言次節君  
子以德言末節註中君子又指以位言對

在下之小人說

次節 達說曰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  
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  
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

末節 蒙引曰上二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  
折子成之言是述已所見以折彼所言也  
輔氏曰有質須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  
正解曰註中君子小人謂士大夫與細民也  
君子而盡去其文則雅俗相混而莫辨矣  
子成以文為可盡去其流之弊將必至于

則兵食足而後君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  
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  
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子貢又曰三者去兵已屬權宜若事變愈甚不得已又欲  
去其一於斯二者以何為先夫子曰寧去食夫民無食必  
死然自古及今人皆有死若民無信則失其忠義之性雖  
生而無以自立於世故寧無食而死而不可無信而生也  
蓋由前言政則知三者先後之序  
由後言政則知三者輕重之等矣

棘子成章全音 此章通以救世立論子成惡文之日盛欲去  
文以存質似夫子寧儉之旨子貢慮質之偏  
祛欲存文以辨質似夫子彬彬之論皆為質作地耳二人  
並有深心不必疑其背失或子成矯枉而子貢固近正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矯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當今之世君子欲挽頽風凡持  
身應事惟存其本質不失真朴之意而已矣何用緣飾文  
采以炫  
觀美為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于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又惜其失言也

子成之言固迥異于流俗而未折衷于聖門可惜也當時  
子貢曉之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然  
矯枉過正話已說錯而難  
收了即駟馬不能及舌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  
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

四書章句下論

卷九

三

蔡照樓

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

愚按朱子曰子成全說實固未盡也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此折衷無弊之論也然逐層道理非一日所能說盡夫子弟云文質彬彬亦何曾說出本末重輕耶恐子貢之言未心又錯矣

哀公章

正解曰哀公有若俱是兼備荒不是兼救荒須要認得

首節 馮氏曰哀十二年十三年皆有彘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也

按註加賦足用謂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飢荒不致臨時缺乏若目前則民方苦飢雖常賦亦不入如何反欲加賦行不去便說不去矣

次節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出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蒙引曰有若曰盡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面方得有若意出

三節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末節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不足法不行來

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蓋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論猶之乎質固不輕于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論猶之乎文亦不重于文而可以獨存也君子之所以異于小人者正以質而兼有其文耳若去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無以別于小人譬諸虎豹去毛而獨存其皮則其轉人無知其為虎豹者何以別于犬羊之羣乎夫子存質去文之說誠失言可惜矣

哀公章全旨

此章總見足國當先足民哀公意在足國有若意在足民蓋謂君民一體足民正所以足國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哀公問于有若曰今年歲飢荒民之賦稅不入而吾之國用不足甚矣為將來之計必如之何而後可以足用乎

有若對曰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

請直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有若對曰目前無救荒之策若欲足用而使豐凶有備何不復行先王之徹法乎

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節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論其言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之意

之意

哀公曰我緣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矣今吾之用猶不足如之何其行徹法而十分取一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問哀公之不足。祿去公室而歸三家也。雖微何補。朱子曰。微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君十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乎矣。

黃勉齋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不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

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雖散。田業荒蕪。上何所用。以足用乎。馮厚齋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賦。皆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足。

蔡虛齋曰。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芻粟。民為之出。錢穀金帛。民為之供也。

下張章。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首節。朱子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頃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入。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又曰。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

陳氏曰。主忠信。則誠無不存。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

虛齋曰。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并政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變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有若再對曰。君毋謂徹法徒利于民。而不利于君也。如徹行而百姓既足。除君取其一之外。凡國之經費。民自足以供辦。而國用皆足。孰與君以不足者。如徹不行。而百姓不足。則國用無所從出。雖欲加賦。以足國。而民力不能支。孰與君以足者。是民富則君亦富。民貧則君亦貧。君欲無不足之憂。誠莫善于行徹矣。

與君以足者。是民富則君亦富。民貧則君亦貧。君欲無不足之憂。誠莫善于行徹矣。

張章全章。此章見治心之學。崇德辨惑。皆是心學工夫。子張問德。為吾所當崇。感為吾所當辨。不知崇之辨之之道。何如。夫子曰。德根于心。而達諸事者也。必內以忠信為主。而為善之心。無一毫之不實。外則遷徙從義。而所為之事。又無一不當乎理。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復有所積累。德將日進而高矣。是所以崇其德也。

子張問德。為吾所當崇。感為吾所當辨。不知崇之辨之之道。何如。夫子曰。德根于心。而達諸事者也。必內以忠信為主。而為善之心。無一毫之不實。外則遷徙從義。而所為之事。又無一不當乎理。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復有所積累。德將日進而高矣。是所以崇其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

次崖曰主忠信是實寔欲為善未有工夫徒義方是工夫無忠信之寔心雖欲能義竟無寔事只是虛頭德固無自崇也有忠信之寔心而不能義徒守箇虛頭而已更不能有進步處亦不能崇德也

次節 朱子曰溺于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于胸中虛用其心于所不能必之地而寔無所損益于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南軒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方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愚按誠不以富二句斷當依程註作下朝章錯簡或爲借証愛惡之說者防出題耳

齊景章 張南軒曰爲政以敘彝倫爲先彝倫不敘則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若夫惑生於人情之私有人於此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是溺于愛惡之私不達夫死生之定分矣况此一人耳先既欲其生旋又欲其死喜怒轉移而無定死生條忽而可更是大惑也知其惑則辨之也審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詩不云乎彼之棄我者非愛富而惡貧止以新與故之異耳愛惡變遷之情大抵如此總是惑溺使然所當辨也 齊景章大音 此見政本只在盡倫次節附存景公之語亦見其能警惕處所謂不以人廢言

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爲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于盡其道而已

按上君臣父子字指其人而言下君臣父子字指盡道而言景公有君父之道當重在君父上是時威福下移而嫡庶不明夫子蓋傷之也

馮厚齋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父子亦可也

次節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

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否則無政矣無政便無國故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非食不下咽之謂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孔子在齊齊景公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爲政以正倫爲先外而朝廷君是君臣是臣內而家庭父是父子是子各盡其道則政之本立矣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公聞言若惕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信如君不成為君臣不成為臣父不成為父子不成為子其何以為國雖有粟吾得安享而食之乎門人以景公於孔子論政之言雖若悅而不繚而其言可警後世故附記之

片言章全音

此見人當取信于素上節夫子稱由能取信於人下節門人記于路養之有素以明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平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

待其詞之畢也

夫子有取于子路而形容之曰獄之情偽多端若能于片言之間剖斷曲直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此是上節註脚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字踐言不謂其諾也記者因夫子

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片言章

片言可折其故全在忠信明決上但夫子未曾說出故門人記其平日無宿諾以見子路平日取信于人之有素夫子稱其片言折獄意蓋在此也所諾亦是片言平時無片言欺人故臨時能片言服人與徒以苛詐巧察取辦一時者不同

首節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折者非以言折之以心折之也故不待煩言

次節 虛齋曰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忠信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見

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注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

聽訟章

陳氏曰聽訟者大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正解曰聽在訟後法也使在訟先德也使無訟正有道德齊禮在內夫子亦未說明所以使之故正欲令為治者悟於言外也吾字不必泥

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憾季乘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謂諾所以全其信也

門人固夫子之言乃記之曰子路平日或有諾於人必急於踐其言未嘗有遲留而經宿者其為人忠信明決如此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自可以片言而折獄矣夫子稱之有以哉

聽訟章全音

此見治當重本亦是大槩論治道不必泥吾字著夫子自期說須玩必也使三字虛講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

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

夫子曰為治者當圖其本若徒治其末非上理也如民有爭訟而為上者審其是非斷其情偽吾亦可以及人也必也正本清源有所以感格於先使民知耻向化相率而歸于無訟乃為可貴乎

子張章全旨 此章論為政之心貴于誠兩之字皆指政言政如鮮終以忠者表裏如一重裏字見非飾表瀆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克之以此

子張章

陳新安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于事達其用也。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有力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掇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饒雙峰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君子章

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心存心本于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于善小人之所好在于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張南軒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衰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于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相反也。林次崖曰誘掖獎勵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

君子章全旨

此見君子之用心異於小人以君子為主不可與小人平對註所存厚薄屬自己說所好善惡就外人之善惡說故分兩層總是用心之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夫子曰君子存心本厚而所好又在善故見人之善於未成之先誘掖以引其進於將成之際獎勵以堅其志必使之至于有成而後已見人之惡規正之使知所懲沮遏之使不得遂必不肖成人之惡也若小人所存者薄而所好又在惡故當事迎合以成人之惡忌刻詆毀不肖成人之美蓋反是焉不可同日而語矣惟君子取獨為君子而君

說未成而誘掖之既成而獎勵之皆所以致其成也

康子問政章

曹雲舉曰政所以治人正字之義只當主正人而言下子帥以正方歸到正已說語氣幹轉有力大全輔氏謂政之所得名以其能以正已者正人也便兼攝下句在內非正字本義且一句說正下一句反說得無力矣集註釋為政以德章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亦主正人說朱子之言寔本於此  
虞氏曰書云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  
按此章正字只照康子身上說無僭論無偏頗便切合若泛言正已物正便寬套且語近虐腐矣

患盜章

馮厚齋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  
輔慶源曰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胡雲峯曰上下三章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殺無道章

張南軒曰在上者志存于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于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言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四書近身

卷九

子盛小人喜同為小人而小人多此天下所以必不可無君子而不容或有小人也

季康章全旨

此見為政當本諸身子帥二句示以机也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已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其矣故孔氏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于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始子若躬帥以正肅名分而無僭踰循軌物而無頗僻則人皆視微孰敢有不正者乎不然不能正其身又何以正人矣

患盜章全旨

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盜心起于欲故貴以不欲化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患國之多盜問於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為盜生于貪欲而所以起之者上也苟子能清心斷節不貪于國不奪于家則民視上之不欲亦知以不欲為尚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足患哉

殺無道章全旨

康子意欲以刑宥民夫子則欲以善率民故以善机過他殺机正以德易刑之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四書近身

卷九

三六

蔡照樓

說約曰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願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舊講多以和煦與入等立論何異說夢蒙引曰子為政至草上之風必優只是一意子欲善而民善矣只是子為政焉用教民意君子之德至必優又只是子欲善而民善意

按君子曰德小人亦曰德德字虛看子欲善是子帥以正意下所謂君子之德風也而民善是孰敢不正意下所謂小人之德草也則子欲善宜作子為善看講家俱似作欲民之善非是

草上之風必優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優作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民俗之澆也人多不道吾意欲殺無道者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以子為政則正人之權在子亦何用殺為哉子誠欲善而躬行乎道則民皆視效而歸于善矣蓋在上之君一至於感其德為風在下之小人主于應其德為草草而加之必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者也所謂子欲善而民善者如此

問達章

朱子曰此章大意山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于子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首節次節子張是問所以達之故言何如方能達不是問達之名義夫子先明問他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問為士者何如斯可以言達矣夫子已知子張發問之意必將認非達為達乃故詰之曰何哉爾之所謂達者試言其義而吾語爾以達之之故乎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如何叫做達爾所謂三字宜別醒

三節四節蒙引曰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饒氏曰聞是求聞于人達是人自信已翼註曰二語且虛就字義辨別註誠偽字下二節用

五節 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質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于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造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是。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則得乎親以之事。若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發顏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

饒雙峯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之以謙退詳審之意。

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彰。必其行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乃在邦必有聞于邦。在家必有聞于家也。夫子曰如子所言。是乃所謂聞也。而非所謂達也。子誤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所謂達者。非有心以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內。則質寔而無巧偽。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則孜孜好義。事事求合乎理。其立心制行之善如此。然猶不敢自是。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其在已之得失。又不敢以賢智先人。嘗思慮謙退。擲却居人之下。其處已待物之謹。又如此。夫是以盛德所感人。皆愛敬在邦必達于邦。在家必達于家。而行無不得焉。是乃所謂達也。

六節 朱子曰聞者是簡。做作底事務放出外。未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寔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為虛名而無實行也。又曰只是粗賺。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夫子正救其病。

饒雙峯曰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于已。見于外者皆似合于仁。簡點他行已處。卻不寔。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于疑。又誰信之。

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達。則一順一逆。

胡雲峰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蔡虛齋曰取仁之仁。不指仁愛。此專言之仁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朱子曰學之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寔。故夫子告之皆寔寔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若夫聞也者。存心虛妄。每矯情飾貌。襲取夫仁。夷考其行。則皆與仁相違。是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肆無忌憚。

從游章

首節 蔡虛齋曰崇德修慝辨惑皆心上工夫。夫理之得于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故夫子善其切于為已。

陳新安曰惡形于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次節 蔡氏曰游息之會不忘治心之功故

果於欺人居于仁而無疑意是又與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異矣然深情厚貌彼既有以文其奸自是欺人人又無由窺其詐亦足以盜虛名在邦必聞于邦焉在家必聞于家焉是乃所謂聞也子何以聞為達乎。

從遊章全旨

此章以心字作主崇德所以全吾心之天理修慝辨惑所以遏吾心之人欲皆是心學故夫子善其切于為已而下文詳告之。

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于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昔者夫子開游于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忽有觸于心而問曰德者心之理如何可以崇之慝者心之惡如何可以修之惑者心之蔽如何可以辨之故問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夫子將詳告之而先稱之曰爾於游息之時而不怠治心之功善哉爾是問乎。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得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于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

按蔡說則遲問所以善處當從從游舞雩之下說來不然則子張亦嘗問崇德辨惑矣何獨未之善也。

三節 朱子曰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絕為此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又曰須截了外

而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總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匿於心雖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自治矣。又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憤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于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忿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于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于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夫崇德固而有德分中當為之事若事未為而先計其功事方為而遽圖其效心之不專德何由積必也先其當為不計所得純乎天理之正毋間以人欲之私則心志專一德口積而不自知矣非所以崇德與德之形于外者易見而匿於心者難知若責人也重以周而貴已也輕以恕則吾心之惡其為藏匿也多矣必也攻去其在已之惡痛加克治不使少有寬假而留於責已無暇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毫髮無遺憾矣非所以修德與人之最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不過起于細微乃不能自制遂至與人爭鬪不知有身併不知有親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之甚者誠能辨之於早則心無所蔽既能懲忿感于何生非惑之所在而當辨者與

仁知章 此章見仁智相須之理首節仁智平說樊遲未達疑知之有妨于愛夫子之答子夏之言皆是

胡雲峰曰知人愛人是分言智仁之用舉直

錯能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吳燕石曰此章見仁智相須之妙不可以仁智平說重在智不悖于仁而乃所以成其仁上故未舉舜湯以証之

次節 翼注曰知者知人則分辨賢否賢者愛而否者不愛矣豈不有妨於仁耶按未達只是疑智之有妨于仁勿倒說仁有妨于智然亦其意象孤疑未嘗有言也

言智之足以成仁但夫子之意渾含不露故遲疑夫子尚為智者而發復有見于夏之問及聞其言而疑釋矣然于夏之言乃是暗合道妙亦以不露仁字為高只就遲疑發舉錯就不仁者遲疑能使勿沾不仁字牽逗愛人之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問如何可以為仁夫子曰仁者愛人凡親疎厚薄皆愛之而無遺也又問如何可以為智夫子曰智者知人凡邪正賢否皆知之而無蔽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樊遲聞言而未能通達其旨意以愛人則無所不愛而欲其周知人則便有分別有所擇而不能偏愛兩個意思自

三節 朱子曰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順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其枉者直方是率說仁知直枉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于衆之意按此條雖申說仁知只當以知者知人領起方與下節進問知處有關會

四節 劉上玉曰單連見下夫子問知遂自丟却一半了所以惑也愚按遲初未達已是合算知仁不應於夫子再答之言反偏認說知是只就衆錯言之似知者事耳又思雖有衆錯而者自直枉者自枉何以能使枉者亦直故以為問

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夫子申曉之曰不觀夫舉錯乎誠知人之正直者衆而用之知衆之邪枉者錯而舍之由是枉者皆有所感發而去惡以從善能使枉者化而為直矣甄別方行而感化隨之知之用有如此者子何疑哉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此遲未曉能使枉者直之言仁也  
遲以夫子之言為知者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而子夏則援引往事明証之

五節 富哉句虛說下節正見子言之富

六節 陳新安曰選于衆而舉舉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言

劉上玉曰子夏不知當日樊遲當日仁智並問其云不仁者遠亦是不意中闢著仁字愛人字子夏口中終不宜露印知人字亦

遲終未達夫子之言但見答以知人之後又益此兩言遂誤認以為端言知且不解能使枉者直之理何在其時不敢多問遂退在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夫舉直錯枉者知人之智也吾知其所謂矣而能使枉者直此子知之理果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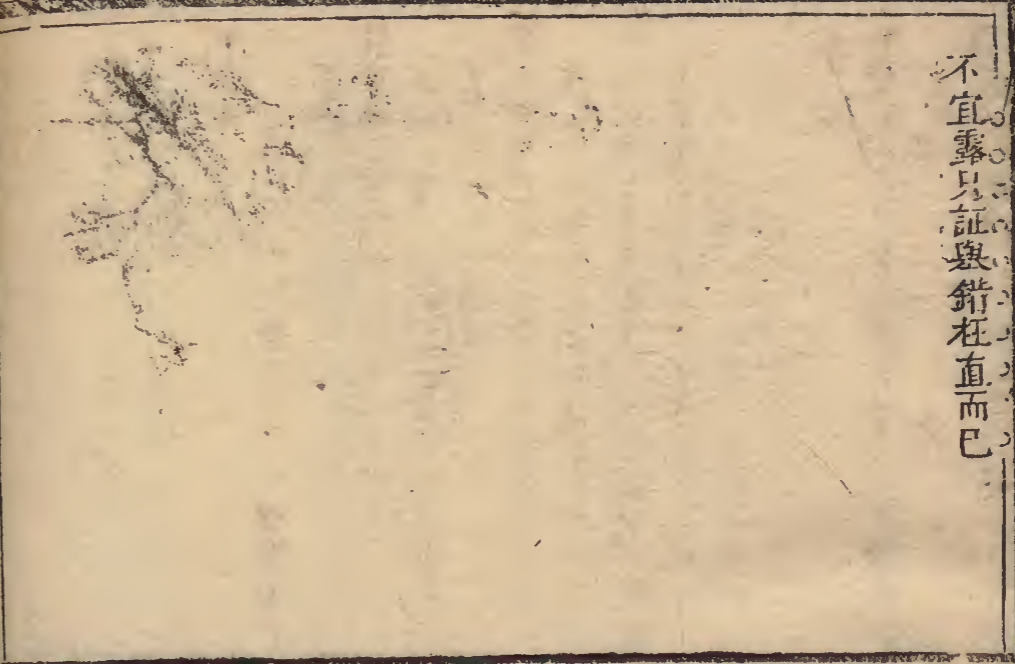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子夏一聞其說便歎曰富哉夫子之言其所包者廣矣不墮于一偏不滯于一隅豈止言智而已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

不宜露。只証與錯枉直而已。



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仁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于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莫也如是。

蓋夫子與錯化杜之言，仲常王有天下，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知舉陶直者也。乃舉之為士，師由是天下之失，配已之不得，與于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而不仁者，若遠去于湯而不仁者，若遠去于舜之世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人之

問友章

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導得善始得。

饒雙峰曰：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彼以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有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

曾子章

蔡覺軒曰：以文會友，致知之力，以友輔仁，力行之事。許東陽曰：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

問友章全旨

此明處友之道，交友貴誠，忠告二字，極重善道，乃所以善用其忠告，則止又所以善全其忠告。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凡過之當規者，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從容委曲以善道之，庶可冀其聽從而改其失也。若其執迷不悟，不可以忠告，告則見幾而止，無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此交友之道也。

曾子章全旨

此見取友之益，兩友字相呼應，提出重看，上句重以文，下句重輔仁，須申重到仁上。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不及義之失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  
胡雲峰曰小章友之資于我者不可無忠告  
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于友者賴其講學  
輔仁之功  
愚按文仁相為表裏不可判作兩層註中  
把講學切以文而足之曰則道益明把取  
善切以友而足之曰則德日進蓋文者道  
之顯而仁者德之元也文仁並提道德並  
收則對講原極冠冕今雖從時解拈兩友  
字串說須從文內發出仁來勿將文看淺  
了總合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曾子曰君子之學求仁為要而仁必資於友始焉以文會  
友或相與考聖賢之成法或相與究事理之當然以講明  
乎道於焉以友輔仁取友之善而為之於已輔助  
吾德之修因之而益進焉此君子所以貴乎友也

四書述朱卷之九

四書述朱卷之十

癸江黃昌衢康謨彙編  
弟 昌侃庭直 全較  
錫山張麗金荆南叅訂  
昌僑若產

大全諸說合參

子路章  
首節 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  
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  
他物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  
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  
事惟分本末而言其究皆政裏面事  
愚按先之者教也勞之者養也就民言則  
當先養後教以言則又必先之次勞之  
蓋正德利用厚生之序也然勞所以成先  
只宜空說先勞勿枯說教養更妙

子路第十三 凡三  
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諸久無倦雖不  
在先勞之外須較先勞更進一層說方見得益  
不然即子路督請夫子督答矣要曉得無怠無荒從來帝  
王保治持久之道此問答正不可少耳 時說謂先勞就  
身上看無倦就心上看不知身心合一身先身勞原從心  
上做向何往無倦處方說向心上去耶先之勞之二之字  
指民之行  
民之專言

蔡照樓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

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欲民之  
興行也必以身先之使之感發而為善欲民之作事也必  
以身勞之使之競勸而  
赴功則政無不舉矣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  
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子路謙其少而請益夫子曰政不外於先勞但是二者銳  
始易而勵終難當益之以無倦民行未興而先之民行則

次節 張南軒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

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則告之以無倦使

之教篤乎是二者而已

饒氏曰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

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干已底事所

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

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

胡雲峯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于始

而怠於終故各其開政皆以無倦告之

正解曰無倦要切子路說來乘于惰者易知

而伏于勤者難知倦因于怠事者易見而

生于喜事者難見故欲其無之

仲弓章

張弼川曰說家有欲以行簡為此章作肯若

非也仲弓所貴在居敬豈尚簡乎不若依

程子注大小公私立說則三項皆可通而

於次節尤醒切矣

首節 此問為家宰之道勿誤認邑宰當時

政在大夫而陪臣有執國命者則宰政原

兼通家國關係其大勿說得太狹窄但不

可作宰相寬套語耳有司宰所統刑罰等

所用賢才宰所任先字對後考其成功說

赦止小過則大罪不宥可知然意重戒苛

細一邊只泛說不必指有司之小過舉賢

才即古鄉舉里選之制不限定舉作有司

朱子曰先有可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又

曰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

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

出入盈縮之數須先教他自具來自家方

可攷其虛是之成

已與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未舉而勞之民事即已

舉矣所以勤勞之者愈力則有初有終而政之能事畢矣

仲弓章全音 此章見為政當識大體首節告以為政之體二

二項若渾發通章大意 當以程註公字立說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夫者於事或有所害不

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

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仲弓為季氏家宰問政于孔子子曰為政有次體于有司

則先之有司分任眾職凡事先令之各自辦理而後攷其

成功則已不勞而羣務舉矣于小過則赦之小過乃無心

之失赦之而非問則刑不濫而民心悅矣于賢才則舉之

才。龜曰小過兼臣民言。

陳新安曰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德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

次節 饒氏曰仲弓之心不知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于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蒙引曰下節及合上三句皆執要行簡之半也。

人之有才德者皆堪任用舉而用之。則野無遺賢。下無棄才。而助理廣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泰。其宰况天下乎。

仲弓又問曰一人之知焉能盡知一時之賢才而舉之耶。夫子曰爾賢人之公心也。但于爾之所知者舉之。爾所不知者不舉之。

以爲泰。其宰况天下乎。

衛君章

首節 金仁山曰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陳十年始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出仕而為政之意焉。

蒙引曰為政屬衛君不屬孔子玩而字語氣可見。

次節 陳新安曰蒯聵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廟曰禍。輒繼靈公是禍其

蒙引曰必也正名乎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

夫子曰政莫大于明倫。使我為衛為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各稱其寔可乎。

知人必有知之者矣。人知之則人舉之。其孰能舍諸。而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哉。

衛君章全旨 此章見明倫為治之本。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二節言衛政先正名。下因于路迂之而詳示以名之當正也。名不正二節反說末節正名君子于其言二句正與必也正名乎一句相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何如。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

時孔子自楚反衛子路以為將仕衛也。乃設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而後為政則子之所施設當以何為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

夫子曰政莫大于明倫。使我為衛為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各稱其寔可乎。

節。馮厚齋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特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為輒也。

四節。劉上玉曰。闕如二字。在上。講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五節。蒙引曰。名者所以名其寔。名不當其寔。則口頭說出便有碍。說且不去。如何行去。他自錯亂去行。卻不成個事。休出公以父為仇。以祖為父。合下名已不正了。言

不順事不成。都是就此上來。

六節。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個序。和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說甚禮樂。吳氏曰。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惟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耳。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不深思其意。而率爾妄對曰。有如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近于事情也。為政自有急務。惟取今日所宜行者行之矣。必以正名為先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夫子將曉之。先嚴責之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知者。則姑置之不言。以俟考問。其虚心蓋歛然若闕也。今由不知名之當先正。乃率爾妄對若此。不亦野哉。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

不成。

我之欲先正名者。豈迂哉。亦見夫名為萬化之原。一不正。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耳。蓋名者。名其寔也。若名一不正。非君臣而強為君臣。非父子而強為父子。則稱謂之間。必有碍。而言不順矣。言既不順。先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行事皆失其體。而事不成矣。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至于事不成。而又何事得行也。事不成則凡行于一身之間者。俱錯亂而無序。垂戾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

典則凡施之政事以治民者皆倒行逆施而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為惡者倖免為善者罹罪凡民趨善得禍避惡入刑直無所措其手足矣各不正之弊一至於此

末節 陳新安曰夫子所謂各不正以下反說名之必可言應前各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應前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于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可且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存疑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不順則事不成故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苟且以一句而包上下文之意也君子於其言也必使名正而可見者言是固無所苟也言順而可見諸行是亦無所苟也要之只一正名便都一然則為政必先正名非迂也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

蕭雲舉曰按無所苟三字對正字說而已矣是決斷之詞承上兩必可說下與前必也二字相應非各一正便了此外無餘之謂程註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乃言名不可不正之義非解而已矣三字神物也愚按此章只是夫子自明其必不仕衛輒之意若如胡氏之說欲命公子郢而立之意豈有君方用我我即發是君而立他人者哉况春秋末周室益卑雖有天子無可告也伯統久散既無方伯誰為請也此等總是宋人議論書生意見竊謂聖人遇此際當別有感化之神作用之妙且須看為政者何人或子或父必處處兩全未可臆料要之三綱君政之本如衛輒為君必不可一日立於其朝乃是正理也

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知各不正則言不順故惟無所名則已名之必要正而可言若不可言不敢名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惟無所言則已言之必要順而可行若不可行不敢言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稱名之言務求當其是無所苟且而已矣名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名之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此外無餘矣豈以事變相乘而苟且于其間哉吾之必先正名者以此于奈何以我為迂也

首節 說約曰稼圃之問只主粗鄙近利為確無隱逸忘世意小人之事是也朱子曰役智力于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學稼章全旨 此章是夫子廣樊遲以經世之學術重在上好禮三段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朱子曰役智力于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朱子曰役智力于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次節 陳氏曰此小人以位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小人猶言農人圃人也

張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過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三節 饒雙峯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正解曰上字對小人而言只是治民之人便是不必持為君者說此節全要根大人經世之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  
三十一字對小人字三好字對一學字應義

信對稼圃字敬服用情說得輕省語意起  
到焉用稼任勿呆講應驗三民字就本國  
言下四方之民指隣國言

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夫子婉拒之曰稼穡之務惟老于農者知之吾不如老農樊遲不喻夫子之意以治圃北治稼為易又請學圃夫子曰圃圃之事惟老于圃者知之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樊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意有在矣遲不能疑問而出夫子慎其終不悟也乃責之曰小人哉為草野之民所為者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

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闕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夫不有大人之事乎治躬莫嚴於禮使在上者心誠好禮兼以自持則民自儆然畏之而莫敢不敬制事莫善於義使上誠好義事必合宜則民自帖然守之而莫敢不服與人莫貴於信使上誠好信不欺乎下則民自寔心事上而莫敢不用情如是其無不敬服用情則四方之民皆襁負其子而來歸矣民歸既眾則耕稼不乏人又焉用身親稼穡為哉

誦詩章

胡雲峯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惠  
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  
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文書五十八篇  
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  
多也窮理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  
舉詩以例其餘耳

蔡虛齋曰不達是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  
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  
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

饒雙峰曰使有正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  
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使傳君命措辭最  
難才委靡則沈于弱而取侮于人才剛直  
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若能善其辭命  
婉正得休非誦詩而有得于詩人命辭之  
休者不能也

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最要如此誦詩  
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語  
助詞 愚按古者使者出疆受命不受辭  
專對者能以已意權君命也非獨對之謂

誦詩章全旨

此章見學詩貴以心得為寔用也窮經將以致  
用在國達政出仕專對其用大矣豈鶩枝葉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  
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  
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  
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  
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夫子曰凡讀書貴乎達用如詩中所載邪正哀樂可以驗  
風俗之盛衰攷政事之得失讀之則可通于政其言溫厚  
和平多所諷諭讀之則必長于言此詩之當學也有人於  
此誦詩三百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而不知所以設施使  
於四方而不能自為專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功  
全無心得之益也雖誦三百篇之多亦何用為

其身章

饒雙峰曰身正是身教今不過言教以身教  
者從以言教者訟 虛齋曰訟謂退有後  
言也

魯衛章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  
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  
臣兄弟言其相類也卒之哀公孫于邾而  
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  
如此

姚承菴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  
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渾然不露  
吳孫曰遺風猶在而無人以振起之有惜  
之意有望之意夫子魯人也須重魯  
以魯秉禮教而亦同于衛故嘆之

其身章全旨

今亦不可廢但身為本耳此為  
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行者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子曰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其身若正則民皆觀感而  
為善不待教令而化自行其身不正則民無所視效雖示  
之以令而民不從欲正  
人者可不端其本哉

魯衛章全旨

此夫子感于魯衛之衰而嘆也兄弟是相似而  
無優劣之謂言外有須人振興意畧重魯邊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  
相似故孔子嘆之

夫子曰凡國以政治亦以政亂以政興亦以政衰如魯與  
衛本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其紀綱法度率皆凌替廢弛  
則是兩國之政亦正好似兄弟一般  
無分於治亂興衰也何為政之同也

居室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其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累其心故聖人稱之

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後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善于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艾千子曰少有不苛完富有不苛美公子荆曰完曰美此見知足之意是善居室處

居室章全旨

春秋世祿之家怙後成風子荆獨不然故夫子稱之只在知足上不必深求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者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且粗畧之意各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夫子慨世祿之家多怙後而稱公子荆以示則也嘗謂衛有公子荆者以世祿之貴大夫之尊乃能善于居室而有恬淡之風焉何以見其善也蓋公子荆本不以家計營心此器物用度當其草創初具而始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有而後為快荆則曰今已苟且合聚矣當其漸漸稍備而少存也在他人必求其盡備而後為快荆則曰今已苟且

適衛章

首節 冉有他日言志曰可使足民又曰如其禮樂是知治民之道必兼富教矣似從此處問答悟出

子適章全旨

此章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不粘着衛民上富教總是保其庶二加字見聖賢惓惓為民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夫子適衛冉有為之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夫子顧衛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眾也蓋嘆其民之既眾而澤可遠施亦嘆其治之無術而徒負此民也

次節 國家莫難於生聚庶哉一嘆幸其庶之意居而亦即慮其衰思所以保之也通章要提庶字領起發意勿之茫鋪敘教養經綸下二節兩之字一是指庶一是指既富之庶

陳新安曰。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饒饒。子曰。田里是富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于民。非藏富于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玩富之教之二字。是着力語。見民不能自為富。教其責成全在上人耳。要體會。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庶。然不宜止于庶也。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夫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厚其生。而庶不可保矣。必也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然不宜止于富也。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夫子曰。富而不教。則無以正其德。而富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問而王道大端盡于此。可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矣。

荷有章全旨

此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以望世主終其用之意。全重首句。下春月三年。俱跟用我說來。可也。有。

用我章

朱子曰。聖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徹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張南軒曰。春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春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許東陽曰。春月而可謂興發撥亂。綱常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葉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費。男女行者別于途。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于三年之久哉。黃庭真曰。當時用人者。能暫而不能久。有不。及春月者。即或偶及春月。而無至三年者。安望其奏治功哉。故夫子發春月三年之。歎語。意則注重三年有成。上而下兩節。遂。

成不必鋪排

子曰。苟有用我者。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春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初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夫子欲行其道。而不得試。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固無用我者矣。苟有人焉。不病吾道之難行。舉國以從而能用我者。雖用至春月一年之間。而國政之弊者。以革。廢者。以興。大綱小紀。漸以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治功已定。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

善人章全旨

此夫子見當時為上者。以殺止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故思古語而嘆服之。古語是。當世有心人。目擊春秋以來。殺運難除。創巨痛深。故為此言曰。亦可以者。正想像難必之意。非謂上古人語也。

善人章全旨

下論

蔡照樓

併以百年必世言之見善人王者雖不同總是貴久若誤認便似說他人功遲說自已效速矣

善人章

饒雙峯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除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誠哉一嘆慨與兼兼是欲見善人之治非止信其有是言

如有章

朱子曰自巳之仁而言之這個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個道理浸灌透徹

饒雙峯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厚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董蒸透徹融洽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

胡雲峯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于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之言也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

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

乎其近之也○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

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夫子思見善人之治也曰古語有云善人為邦而治天下累世相繼至于百年之久則善之漸染于民者深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皆歸于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得見善人為邦馴及百年斯可矣

如有章全首

山見王道無近功如有二字有企慕望冀之意欲為君者知非王道不可以治天下非悠久不可矣

可以成王道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

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

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滲

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夫子曰世之論治孰不稱王者之仁而仁亦未易言也如有聖人受命而興而為王者欲德教浹洽于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仁政薰陶涵育積累至于一世而後久道化成天下同歸于仁也夫豈速效者哉

苟正章全首

此見聖人之輔治言以正身為本

荀正章

饒雙峰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林次崖曰上章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為臣者而言。按正人人字只就民說不兼君言。

冉子章

馮厚齋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借禮之稱也。

吳氏曰政事廷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蔡虛齋曰冉有所聞實是國政非是家事。夫子亦知是國政。但是時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云云。正欲開曉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夫子曰世之從政者皆有正人之責者也。而其本在于正身。苟能遵守禮法。先自正其身矣。于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如不能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帥下。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章全音

此章諷弟子而警懼。臣以正名分之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

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

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

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冉有為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夫子曰。退朝有常期。今日何獨晏也。對曰。適有國政而議之。所以晏也。子曰。此必其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于禮。猶得與聞之。而得以上下其議。茲既不聞。則是私事。而非公政矣。子奈何。以家事而託之國政也耶。

定公章全音

全章言邦之興衰。決于君心之敬肆。定公求與

難句。喪邦邊重。不善莫違。句前看知字。一知為君。難便不見。莫予違之。樂後看樂字。一樂莫予違。便不知為君之難。敬肆之係于興喪者。如此夫子警勵定公。全在予其難奪。其樂兩個一言。正互相發明。章內四幾字。同作期必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定公章

金氏曰興邦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耳。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與後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首節。定公求與喪于一言。有輕忽之意。故夫子各先說不可幾。而後說可幾。以儆戒之。

蔡虛齋曰言字讀任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與公之開紐決焉

二節三節 為君難者上承天命而下係人心也為臣不易者輔君以承天而治人也總是責任惟艱意如知不足空知是體認為君難一言而就就業業以為之知難處就是為難處為難處就是與邦處 講知難內帶說人君能先悅率臣縮上更妙

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定公問一言之所係而可以興邦有之乎孔子對曰與邦乃非常之業一言之微不可以若是乎必期效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主治甚難為臣以輔治亦不易當時之言如此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

言故不及臣也

夫為君者如真知為君之難兢兢業業無一事之敢忽則能盡克艱之責將見萬幾就理朝野共安不可期必乎一言而興邦乎苟非知難而為之則此一言雖可與邦未可若是其期必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定公又問曰一言之所係而可以喪邦有之乎孔子對曰喪邦乃非常之禍一言之微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禍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子之言一出而莫敢有違之者此則為君之樂也當時之言如此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四節五節

前人之言是言人君此人之言是君自言言莫予違兼臣民言莫之違又單指臣言言之善如有關於國計民生之至計不亦善乎不指治言猶言無不可者此二句只陪下不善引起

饒雙峰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

下論

黎照樓

此章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又畧有少異一言興邦者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一言喪邦者是自言如此總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便是又何暇問是誰所言耶

葉公章

黃勉齋曰有意以求其悅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

蔡虛齋曰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為之方而乃告以為政之效者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悅非偶悅也必有以致其悅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若所為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近悅遠來

之效乎 又曰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

林次崖曰聞風不是聞近者悅之風乃是聞為政者之風

悅非驩虞如近之則不厭來非強附如遠之則有望是也

莒文章

張南軒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苟以反不達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

黃勉齋曰事之久遠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饒雙峰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總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急不得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俱在心內曰無欲曰無見全在心上戒他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如為君者言之善而人莫之違也則雖唯諾盈朝猶無妨于治理不亦善乎如其言之不善而人莫之違也則君驕臣諂喪亡日至矣不可期必乎一言而喪邦乎設言非不善而樂莫予違則此一言雖可喪邦未可若是其期必也君無徒求興喪于一言而即人之言之間審其所由興所以喪斯可矣

葉公問政

此見為政得民心為本欲葉公感近說致遠來以自考政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楚令葉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之曰善為政者亦觀民心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為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遠之政矣民有在吾境外而為遠者能使之聞其風而來附則可以知柔遠之政矣政豈外於得民心哉

莒文章全音

子夏規模狹隘夫子直以王道之遠且大者期之故全在心上說

子夏為莒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艾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



利子張嘗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子夏為魯之莒父宰問政于夫子。夫子曰：為政有二弊。方為其事，即計其功。是為欲速。于必無欲速。狃于淺近。惟圖薄效。是為見小。利子必無見小。利何言之。蓋事之遲速。有自然之次第。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必多窒碍。而反不能通達矣。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而大事必無所成矣。可無戒乎。

直躬章全旨

此章見人不可徑情。為直以傷父子之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比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子證明其事，至親之間，無所忌諱，其直為何如哉。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躬章

葉公曰：直躬者，一躬字，便有表暴在外之病。

故夫子只渾說直者，而又以在其中言之。而吾黨雖泛語，亦可以楚魯分辨。

首節 吳氏曰：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証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次節 胡氏曰：是非曰非，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

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

瞽殺人之，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夫子曰：直者，人之生理。不過本心之自然耳。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於爾黨之直。子有過也，而父為之隱，不使聞之于人。父有過也，而子為之隱，不使聞之于人。父子相隱，其迹似乎非直。然于天理為順，于人情為安，而直即在。其中矣。若伸一己之直，而不顧天性之恩，豈不失之太較乎。

遲問仁章全旨

此見仁在存心有常，居處三句，存此心也。夷狄二句，常存此心也。五句，一氣貫下，不可逐句貼仁字。直至之夷狄而不棄，乃為心存理得，方可謂仁。

也。故曰直在其中。蓋直乃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

張菰川曰：合父子相隱，乃見天理人情之正。乃見直在隱中。然夫子此語，為證父攘羊者發藥，則子為父隱，句尤當重。蓋同一諱親，然父見子過，尚有義方之教，不妨顯言。若子揚父失，是有無父之心，罪不容誅矣。疏二句，語意略作輕重，總合本旨。又曰：嘗聞古孝子有言，吾何知孝？吾知有父母而已。此處相隱之父子，其心亦若曰：吾何知直？吾知有吾子，知有吾父而已。使為直名，而易吾父子，棄忤天性，而博一直名，其矯揉造作，極矣。豈得為直躬耶。

遲問仁章

朱子曰：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

斷此心便死了

黃勉齋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

饒雙峰曰無事時此心無所為只可于形容上着個恭及至事來則此一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着個敬至于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偽所以着個忠

陳新安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張德生曰分言之曰恭曰敬曰忠合言之曰仁而已恭敬忠是存仁之全不可棄又是存仁之密

子貢章

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又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白人倫交際言

胡雲峰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首節 朱子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

饒雙峰曰有耻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材也故可謂士  
愚按行已有耻只說節故註以為其志有所不為下二句方說才勿泥行字便說作耻不辱君命凡威儀作事俱是不單指語言而有耻又不辱之本也然有耻竟可貴全章稱孝稱弟是耻不孝不弟者言信行果是耻不信不果者至于斗符則無耻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

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

語也充之則睜面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

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樊遲問為仁之道夫子曰為仁不外乎存心若居處則欲其恭儼然端莊不敢怠慢而心存于居處執事則欲其敬兢兢謹恪不敢苟且而心存于執事與人則欲其忠至誠相接不敢欺詐而心存于與人具此恭敬忠之心又不可少有間斷雖之夷狄必拳拳服膺不可棄也如是則心常存而理得而仁在是矣

子貢章

此章重行已二字首節本末兼全士之優者二節是立本之士三節是有守之士末節今之從政只以行已上今虧了有才無才俱不足論故不列于士林通章要見聖人取節之意才節全者上也下此則寧可

無才不可無節耳此是論士定衡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王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

使事告之恭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子貢問曰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夫子曰節行乃立身之本才猷為用世之具若其行已也以道義為大端凡非義之事者有所耻而不為及奉君命而出使于四方則應對諸侯隨机通變不辱君之所命是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才足以有為體用兼備可以謂之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焉

此其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徒而已矣。

次節 饒雙峰曰行已有耻是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

蒙引曰孝弟為仁之本乃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與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此章所言是只此二者而已。稱孝稱弟就宗族鄉黨言者以其見知最真故取以為據。

三節 馮厚齋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于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朱子曰徑徑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于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末節 朱子曰子貢乎日雖有皎皎意思這章却是大段平寔。朱見有耻不辱不是

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寔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今之從政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王觀濤曰斗筭之人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末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

不得章

張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蔡虛齋曰此中行只就資質言非謂依乎中庸也。又曰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現在而言其寔都是指資上做出的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副教本網近仁亦如此昭看自見必也二字見不是這般人決

不得章

子貢又曰全才不可以多得敢問其次于此者夫子曰有人焉內而宗族皆稱其為孝外而鄉黨皆稱其為弟此其才雖有所不足而大本已於亦可以為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子貢又曰孝弟亦人所難蓋敢問其次者夫子曰有人焉言不擇是非而必期于信行不問可否而必期于果硜硜然堅確不移始識量淺狹之小人哉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自守之固抑亦可以為士之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筭者容升符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琴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實自得之事。

子貢又曰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可為士乎。夫子嘆曰噫此斗筭之人鄙細齷齪器量所容幾何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亦無可取何足算而數之也。

不得章

此夫子為傳道計也。惟中行可以傳道思狂狷取狂狷之意取狂在志上取狷在節上。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然與他不得

朱子曰狂者志氣激揚。狷者耿介有節。操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

陳新安曰。進取進而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蒙引曰。狂者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狷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又曰。激厲是益其不及。裁成是損其過。狂狷皆有行是志者。可以裁抑其知之過。激其行之不及。而使進於道。有是節者。可以激厲其知之不及。而裁抑其守之過。而使進於道。蓋天下好人自有三樣。中行者其上也。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然世間自有一等謹厚。冥過底人。若可與也。及是既無向上之志。又

無特立之操。故聖人既不得于中行。而寧舍謹厚者而取狂狷。

艾子子曰。有所不為。不是退守。蓋有許多堅忍沈毅在。須於有所不為。發得鄭重。方見夫子所以思狷之意。

愚按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後而有為二語。借此照出狂狷好處。耳。只可發意。不可又添出鄉愿。做四等人。打算南人章。

方言易爻。是察善夫不占。是斷先引方言。後引易爻者。見立言之人不同。而其致無恒之戒。則一也。歸重下二節上。

首節。不可以作巫醫。猶云此等尚不可善。夫內含言近旨遠。意方起得下文。

次節。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摘訓曰。不恒其德。則事皆不可為。而為人所薄矣。故曰。或承之羞。言人皆得奉而進之。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克己復禮。仁也。老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夫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中道而行之士。本吾所欲。得以傳道者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心也。其士之狂狷。守吾之有。取于狂狷者。何也。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而狂者則志氣極高。進而有所為。以取于善。道非卑汚者所能勝。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為。而斷然有所不為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厲。裁成之教。即將來之中行也。微斯人。其誰與歸。

道非卑汚者所能勝。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為。而斷然有所不為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厲。裁成之教。即將來之中行也。微斯人。其誰與歸。

南人章全旨。此章謂無恒者。雖巫醫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無恒也。亦寓思有恒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矣。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夫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久之心。則誠有不足為巫。必不可以交鬼神。業有不精。為醫必不可以寄死生。不可以作巫醫。此雖常言。而寔有至理。蓋人一無恒。則凡事皆不可為矣。其言不亦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二爻辭。承進也。

下論 卷一 一七 蔡照樓

也或者非一人之詞

末節。朱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胡雲峰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蓋此恒卦九三占詞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乎白不占而已矣。愚按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即指爻詞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九三爻詞耳。緊跟上二句說。

和同章

張南軒曰和者和于理。同者同其私。

黃勉齋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

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馮厚齋曰和如和美。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

朱子曰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若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又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實協恭。而無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如韓范富諸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蔡氏曰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

鄉人章。輔氏曰皆好之。焉知無苟合之行。皆惡之。焉知無可惡之寔。故皆未足以決其人之賢。

然恒之有無。不惟術業係之。而榮辱且係之矣。易恒卦九三爻詞。又有之曰。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獨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或承之以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爻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覺通。

孔子既引爻詞。即發嘆曰。無恒取羞。易有明訓。而人顧多無恒者。亦不玩此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而惕然知警矣。何至于無恒哉。

和同章全音

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與人交際亦殊。就與人是非。可否上言。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夫子曰。君子小人之。公私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與人樂易。全無乖戾之心。然所見各異。惟理是視。而不肯苟同。殆和而不同也。小人與人狎昵。每多阿比之意。然利在則爭。常懷忌刻。而不能和協。殆同而不和也。君子小與人處事之間。外相似。而內寔相反。如此。

鄉人章全音

此章以類字作骨。于貢欲稽人于好惡之同。夫子則決人于好惡之類。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

惟鄉人之善者好其同已不善者惡其異已。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于小人其為賢必矣。蔡覺軒曰末二句乃夫子答子貢皆好之皆惡之之間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與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為善惡之耶。

曹雲舉曰此章要看四之字之字指一人而言猶云鄉人皆好他惡他不如鄉人之善不善者好他惡他也註中兩必其字正指此。  
易事章  
黃宮暢曰事以治國家言說以奉一人言君子不怨已而怨人故易事且公持已亦公待人故難悅下文却先解難說後解易事故曰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不刻已而刻人故難事又私愛已必私責人故易悅下文却先解易說後解難事故曰小人之私而刻。

馮厚齋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饒雙峰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  
張南軒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于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輔慶源曰君子持已之道其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其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材隨材器使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材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苟合。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貢問曰公道每出于衆論有人于此鄉人皆以為善而好之何如可為賢乎夫子曰是安知非同流合汙者未可信其為賢也子貢又曰若鄉人皆以為特立而惡之何如可為賢乎夫子曰是安知非詭世戾俗者亦未可信其為賢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喜其同于已其不善者惡之而疾其異于已則既能信于君子又不苟合于小人斯可謂賢矣。

易事章全音。此章明君子小人心待物之不同全在公私。言提重易事難事用而字轉出難說易說下二句各推原解之却輕接處已歸重用入見其一公而怨一私而刻之不同玩及其字也字謂氣全在用人。刻上指示得失與易事難事相應非上下文法先後倒置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

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

求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夫子曰為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勞而事之者亦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夫君子之人易于承事而難于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公則見道不見欲若阿徇逢迎悅之不以其道必拒而不悅也悅之亦難乎其使人也則以怨心待之隨才器使有長皆可故事之不亦易乎小人之人難于承事而易于取悅也何也小人之私而刻私則見欲不見道若悅之雖不以道彼亦忻然而悅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以刻心待之必求其全備而後快焉責望無已時事之不亦難乎此用人者一念之間而相反如此人君選任大臣不可不察也。

恭驕章

林次崖曰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泰主自得驕主傲物

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

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于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

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

張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腴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矣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泰驕章全音

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已之不同泰驕在氣象上看迹相似而寔不同故夫子辨之其所以不同者根心之循理逞欲來蔡氏曰泰驕俱有充然自足氣象然細看自不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夫子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異君子惟理是循是以心廣而體腴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而無矜已傲物之態殆泰而不驕也小人惟欲是逞是以志盈而氣溢但見其矜誇自肆而已而無從容不迫之度殆驕而不泰也

剛毅章

朱子曰近仁之說聖人非是教人于此體仁

乃是言如此之人于仁為近耳雖有其質

正須寔下求仁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未訥

四字要想像思量山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胡雲峰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

剛毅章全音

此示人當全天資以求仁無私欲而有德仁也剛毅則不屈于物欲心常存而不旋仁也未訥則不至于外馳天資已近乎仁人功益不容自棄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

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夫子曰仁雖人心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于氣質之偏若夫剛而氣質堅強毅而氣秉堅忍木而容貌質樸訥而言語遲鈍四者之資質為近乎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于欲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于外豈不與仁相近乎由是質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與仁為一矣

子路章全音

此言士貴全養而又各善其施因子路行行如故告以切憇怡怡又以朋友兄弟別而言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憇怡怡如也可

謂士矣朋友切切憇怡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

則不止于近矣

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

蒙引曰剛就體上說毅就用上說木就容貌

上說訥就言語上說四者之資于本真俱不受傷各近仁非兼備而後近也近不是

自此至彼之謂只是資質用事未加涵養

自有不足處故止曰近若說到涵養究竟

處便直謂之仁不謂之剛毅木訥矣毅

是耐久與剛有別

子路章

饒雙峰曰切切憇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

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

其義

林次崖曰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憇詳

勉也就教告上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

說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于詩書禮義之澤

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于登

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爾子路負行行

之氣而不能自克則切德怡怡之意常小故夫子箴之

善人章

饒雙峰曰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

蔡氏曰善人教民雖兼本末而言大意只是教他為善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為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故可即戎

胡雲峰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馮厚齋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

不如上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

愚按可以即戎論理如此非限定七年即戎也須玩可以二字酌量活講善人即為那百年之善人見以兵家威強狙詐者不同到得勝殘去殺併無戎之可即此處云即戎者年有久近故必有深淺耳

不教章  
陳新安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愚按古者兵農合一教自有素若以不教民戰所謂烏合之眾驅市人而戰者也戰敗即喪師辱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然殘民之罪極大故夫子以棄民痛言之

問耻章  
朱子曰毅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

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夫子曰士之質性貴于中和必其人切切如情意之懇到德德如詔告之詳勉而又怡怡如一團和氣之可掬其氣象如此非涵養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之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其所施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切切德德無有善柔之損于兄弟則式好無尤怡怡然無賊恩之禍蓋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為道何以加此

善人章全旨

此夫子深與善人之化非專為即戎而發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

考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夫子曰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原足以固結民心其于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性教之務農以厚其身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一旦有事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善教之效約畧如此

不教章全旨

此其言不戰之失以見民之不可不教雖是反上章而言之然上端重善教此則竟指戰法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孔子曰民必勢而後可用如或嚴刑峻法不教以孝弟忠信之行或居安忘危不教以務農講武之方而徒然好大喜功先為兵端以素不教之民行戰陣之事是民既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又不知有坐作擊刺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之間而無益於勝負之數是乃以卒于敵也非棄民而何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 七章



只會食祿。豈無建明。豈不可深耻。

新安陳氏曰。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雲峰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粟。其耻于無道之穀可知。然獨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于事為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耻也。

蔡虛齋曰。人不可只是有守而不能有為也。且如舊日秦亦相當國有人。壁亦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又秦槍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是能論貪汚而已。

問耻章全旨

此兼勉原憲以有為有守之義。邦有道二句。勿平講。猶云。邦有道。穀。與邦無道。穀皆耻也。知得不能。有為之耻。與不能。獨善之耻。無分高下。便當以濟世為功。不可以潔身自高矣。方切對獨介者說。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原憲問何者為可耻之事。夫子曰。士貴有為。亦貴有守。當世治必有可行之道。上效主而下澤民。當世亂必有能守之節。內名各而外遠害。若邦有道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尸位素餐。邦無道不能退而獨善。而但知食祿。貪位苟得。二者皆可耻也。知其皆可耻。而思有以免之。總不愧為大儒。彼徒修邊飭幅。濟得甚事。一節之士。獨無可耻哉。

克伐章

首節 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害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口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皆由有已而生也。

克伐章全旨

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四者不行。近于吾不知。能入細。克已說可以為難處。不要先粗淺了。轉到仁則能入細。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原憲又問人心至虛。如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怨而忿恨。欲而貪求。有一于此。皆為心累。若能于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既過。天理自存。亦可以為仁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次節 朱子曰。見得大道理。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清凍釋。無有痕跡矣。若只是過其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裡。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裡。又曰。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斷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

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張南軒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謂之于流未若澄之于源也。日講解義曰聖學工夫易簡直截不尚苟難也。人以道心為主人心自然退聽今於克伐怨欲逐念而制之使不得行則終日營營百發百中如捍橫流如馭奔馬可以為難矣若遂以為仁則吾不知也。蔡氏曰不行與四勿不同四勿是心至于禮非禮則勿之不行是欲根未拔只是已發而後禁豈仁者廓然無私的心體。愚按夫子以難字替他仁字乃未盡詳之詞非貶詞也強制自然之辨是推原其所以然若竟以難作強制又以易字翻出難字則他日言仁嘗曰先難矣曰為之難矣豈亦強制之謂耶竊謂此處語氣原先揚後抑只當云可以為難能矣不知其仁也似此說較渾融。

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情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夫子曰克伐怨欲在常人之情每易發而難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是其用力強忍不為私累可以為難矣謂之仁則或在或不在吾不能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不過強制之而已未至于無私也亦由此而進之可乎。

懷居章 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輔氏曰懷居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于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于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為之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何足以為士哉。邦有章 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富孫之時。張南軒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于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吳氏曰言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次崖曰此為不居官者言若為諫臣且說不得言豫不得其言惟有去而已矣。

懷居章全旨 此見為士者當忘物累不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說。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夫子曰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志於道而不為物所累也若士而懷居于意所便安之處眷戀而不能忘則心為利役志以物損名雖為士寔無異于庸人矣何足以為士哉。邦有章全旨 此章槩論君子處世之道制行無時而不危見君子守身之節出言有時而見君子保身之智。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

雙峰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因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然足以容孤川曰須知言孫與與言不同是非曲直原自一毫不紊只孫以出之語氣雍容不迫耳如閔子騫不肖為季氏宰可謂危行其辭使者之詞却是言孫也使言不顧行先枉其是非曲直之寔亦何足以為言孫何足以為危行言遜哉

有德章

蔡虛齋曰此章之意若謂固有有言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無言者也固有有勇而無仁者矣未有有仁而無勇者也蓋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修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二或字正貼二不必字愚按此章本旨當尚提德仁不是兼取言勇有德者必有言則觀德足矣至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如欲求言請還必之有言德

不殆哉

夫子曰處世固貴有特立之操又貴有相時之哲如邦有道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其言焉言所當言而侃然正論之不屈危其行焉行所當行而挺然勁氣之不回若邦無道時不可遂其直也亦危其行而不失其已之常言則少孫焉不激烈以取禍也行無時而不危言有時而或孫持身之節與保身之道兼得之矣

有德章全旨

此見人當充養于內德仁足以包言勇而言勇不盡由德仁此本末內外之辨也必有二字說得煞不必有三字說得活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或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夫子曰凡人之行內可以兼乎外外未必能兼乎內如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義理積于中而英華發于外必有言若夫有言者或但便佞口給未可知未必其有德也仁者雖不期于勇然心無私累則見義必為必有勇若夫有勇者或出于血氣之強未可知未必其有仁也此修身者固當惟本之是務而觀人者亦不可徒取其末也

南宮章全旨

此見聖賢同一尚德之意適以德與力並問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適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

者而已仁者必有勇觀仁足矣至于勇者不必有仁也如欲求勇請還必之仁者而已德仁包言勇作主勿以言勇混德仁乃得之崇禎發未會墨有以德言仁勇四項平講者大謾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非德偏而仁全也

南宮章

朱氏公遷曰此章聖賢交相稱贊之辭輔慶源曰迺素能謹言而以此質于夫子其所以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于言外夫子不答子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

葉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奡者饒雙聲曰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難答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適是孟懿

子之兄亦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  
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歎美之  
陳新安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迺戒羿暴尊  
禹覆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  
蔡虛齋曰迺之意在抑力伸德然以事應之  
成敗禍福為言則世亦有未必然者夫子  
既難據以為定論若辨其不然又非平日  
細力重德之意故付之一默俟其出而贊  
美之聖賢同一尚德之心也  
愚按夫子不答舊說以為夫子不欲取當  
時尊自己虛齋又謂成敗禍福未必盡然  
故難于置答愚意則以為天道常定但仁  
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不必說報應則夫子之不答尤高但俟其  
出而以君子尚德稱之斯立言無弊而迺  
當更進一解矣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暴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  
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  
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  
下迺之意蓋以羿暴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  
子也故孔子不答然迺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  
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嘗聞羿善于射暴能陸地行舟以力  
言之天下莫能過矣乃羿為其臣寒浞所殺暴為夏后少  
康所誅俱不得其死所有然禹盡力于溝洫稷播百穀躬  
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乃禹受舜禪而有天下  
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以強若彼以弱如此其與  
得失之故果安在哉迺之問託意甚深夫子于此蓋有難  
言者乃默然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夫子歎美之曰君  
子哉若人何人品之高也尚德哉若人何心術之正也豈

隨時以為趨向  
者所可比哉

不仁章全音

此章是勉君子而懲小人見全仁之難也蓋天  
理渾全之謂仁君子稍有毫髮之間也算做不  
仁小人雖有一念之良夾當不得仁不仁與仁皆從仁之  
全體上論不指一念說惟聖人然後能全乎仁有君子而  
不仁者何况小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  
不仁也

夫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即君子  
心存乎理宜無不仁也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亦未可謂  
仁君子而不仁者容有之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凶雖  
理有復萌之時終不勝其私欲之蔽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愛之章全音 此為世之知忠愛而不知所以行忠愛者發忠  
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能勿二字見理所當然

不仁章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  
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  
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  
饒雙峯曰仁是純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  
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  
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  
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  
也

愛之章

輔慶源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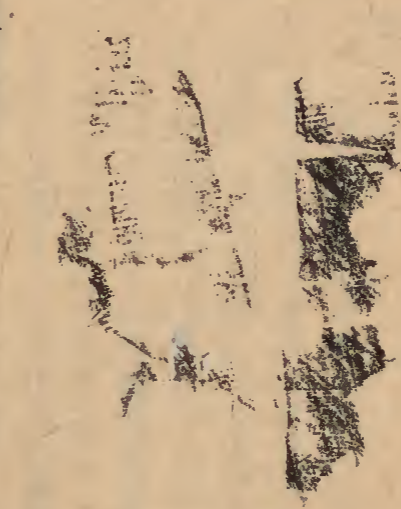
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

馮厚齋曰人之常情勞之事難從。而勞于前。逸于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勢所不得不然。所以教天下之為忠愛者。道不出此。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為命章

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

洪氏曰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耳。不有其已。

為命章音

此即鄭國為命之善。以見用人之效。而四子和衷體國。只帶說。

子曰為命。禕謀章制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子產潤色之

也。故世叔討論而禕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于古也。

饒雙峰曰禕謀。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于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于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金仁山曰按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傳首以為子產擇能者得之。

此萬世為辭命之條例。草創是起稿。規模間架。都自此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脩是去其辭語之太繁。飾是添其辭語之太簡。潤色是加以文采。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子羽特書行人。即將命之使臣也。子產獨書地東里。是寄命之相臣也。後二句宜略重。而尤歸重子產。斯盡善矣。

禕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藹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夫子曰國之有辭命。所賴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為之不可苟也。若鄭之辭命。獨得其善焉。其為命也。以禕謀善謀。則使之草創。而定其規模。立其大意。以世叔博洽。則使之討論。而搜攷典故。論斷義理。以解有多寡。未必其適中也。則使行人子羽修飾之。而去其太繁。增其太簡。以辭無文。藻未必其可觀也。則使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化陳而新。易

或問章

首節 朱子曰子產心主于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寔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

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疆刑書惜幣帛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  
雲峰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與濟人之一事而言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次節 顧麟之曰彼哉彼哉置而不論矣不可說他長處並短處不言尤當也

俚而雅更此四人之手而命乃成焉是以詳審精密應對鮮有敗事也夫一為命也而非廣集眾長加以器使則不能盡善以有濟况事有大于此者乎此四鄭伯能得用人之道而四臣同寅協恭推賢讓能略無爭長匿短之意於此亦可見鄭之君臣皆可法矣

或問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品評人物之權衡三段隨問隨答子產稱其愛也管仲稱其功也子西則置而不論矣原無閒紐用不着尊周意但要見三人皆是當時巨擘三答皆夫子特發之定論乃前此所未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或問子產之為人夫子曰子產之德澤洽洽于國人乃惠愛之人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摘訓曰彼者對此之稱言其另為一類人也哉歎辭重言彼哉所以深外之

三節 問集註猶言此人也云何未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周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

摘訓曰人也連下文讀奪字就屬人也註謂桓公奪者道其寔耳桓公奪以與管仲便是管仲奪了若非仲之功足以服伯氏之心何能無怨言哉

饒雙峰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毋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大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于桓文管安一切抑之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或問子西夫子曰彼哉彼哉置之不論可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白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榮

愚按夫子於子產作褒詞。於子西作貶詞。於管仲則無褒貶而作平詞。天下有此三樣人材。聖人自有此三等評論之法。即三子例推。可以得尚論千古之權衡矣。

貧而章

朱子曰。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于樂矣。

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也。

林次崖曰。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無驕者。以義理自守也。難易須兼事勢人情說。貧是逆境。事勢難。人情亦難。富是順境。事勢易。人情亦易。

乎其未有聞也

又問管仲。夫子曰。之人也。相桓公。公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之。伯氏後來窮約。所飯不過蔬食。至于沒齒。曾無怨言。非其功深。足以服伯氏之心。烏能如此。觀此。而其人可知矣。

貧而章全旨

此即人之常情。以勉人也。上句重下句。正觀出上句之意。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夫子曰。凡人之情。大率喜順而惡逆。故處貧者。每多怨尤之心。若貧而無怨。非以義命自安。而有得于心者。不能此。富人之所難。至于處富而無驕。侈之失。則稍知義理者。亦能自守其分。猶為人之所易也。審其難易。則富者不可以其所易而忽之。而貧者尤當知其所難。而重勉之矣。

孟公章

陳新安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者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于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

饒雙峰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國小亦何以政繁。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

蒙引曰。公綽為魯大夫。而夫子云云。分明是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所以為聖人之言。

林次崖曰。聖人分明說。孟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見他長。而帶短說。多少婉轉妙處。

孟公章全旨

此夫子隱諷公綽在職不稱。亦以傷魯用人之失。綽本大夫。而曰為趙魏老。則優其不優于大夫可知矣。綽本魯大夫。而曰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其不可為魯大夫。益明矣。重下句。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夫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為人。也。以之為家臣之長。雖趙魏之大家。其望足以坐鎮。亦優為之。若使之為大夫。雖滕薛小國。其才不能肆應。亦不可為也。

成人章全旨

此章見成人之難。首節示人道之全。合才學言之。歸中道以希聖也。次節示人道之重。就本質

成人章

首節 朱子曰。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

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次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于藝不足則于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于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入。

問聖人舉武仲四人恐只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朱子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

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而至于成人也。

饒氏曰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愚按文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

莠皆不見其痕廉與德也知莠才也兼四者而化之故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禮之應為中正樂之效為和樂合禮樂而純之故曰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

次節 張南軒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蔡虛齋曰廉勇為德知莠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寔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莠

言之取大節以救時也全在今之成人者五字上作轉語不可以首節作勉子路所未至次節為許子路所以已能亦不可反重下節。上禮樂作偏矯議論大抵如子貢問士章先說有耻不辱乃士之全次又說孝弟信果等輩耳畢竟首節是正而次節是餘波。何必然三字語氣輕活勿呆講。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

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

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

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

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

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謂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子路問人以身立于天地之間必何如而可以為成人乎夫子曰人而必求至于聖人固所甚難若臧武仲之明知公綽之不貪欲下莊子之強勇冉求之材藝兼而有之而又文之以禮樂節以禮而去其偏倚邪僻之病和以樂而消其流厲駁雜之疵則無一善可見之迹而有渾然純粹之美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

也久要舊約也平生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

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忠信之寔三句總言之也。又曰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言也。下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言也。

子問章

朱子曰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甚故夫子不信。首節 張南軒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

次節 朱子曰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却說

夫子先告子路語已盡又更端而言曰兼四子而文禮樂論成人固當然矣然必如此而為成人恐當世未易得其人也今之所謂成人者則亦何必然哉但見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而臨財無苟取見危則以命與人而臨難無苟免舊日有所要約不忌其平生之言始終而不變有是忠信之寔則雖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

子問章全旨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因人過稱文子而問之。下節又因賈太譽而疑之亦眾好必察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子謂衛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人有稱爾夫子不言不笑不取者果信然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

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公明賈對曰以此告者過也吾夫子平日時當言然後言人皆不厭其言是有言而人不覺其言非不言也樂當笑然後笑人皆不厭其笑是有笑而人不覺其笑非不笑也義當取然後取人皆不厭其取是有取而人不覺其取非不取也夫子疑而詰之曰爾言夫子殆其然乎以我觀之豈其果能然乎蓋時人之稱文子猶爲不情之言公明賈

時然後云云似平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摘訓曰其字是待度之辭然如此也言果如此乎以我觀之豈能便如此乎二句總是疑詞勿斷。

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事靈公史鱮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臧武仲

雙峰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虛齋曰在當時人未必知其為要君也。夫子是闡幽之意。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以正天下之大法。要處在以防二字。誅意正在此。

臧武仲

此正武仲要君之罪。以防二字是案。要君是斷。

之論。文子則是時中之行。故夫子不輕許之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地各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天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夫子曰臧武仲既得罪奔邾矣。則立後與否魯君主之非仲所得專也。如謂先人不可失祀則歸于魯以身請之可也。即不然待罪于邾以詞請之可也。乃先以防自據使人求為立後于魯。若以示若不從其請則將據邑以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意。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按迹誅心武仲亦何所逃罪耶。

晉文章

陳新安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桓優於文耳。晉文固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  
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于替王。猶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于晉僅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歉于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  
按晉文行事如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于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而凌上。故曰譎而不正。齊桓行事如楚未服則問王祭不供。楚既服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葵丘之會申明王禁。首止之盟定王世子。故曰正而不譎。

晉文章全旨

齊桓首霸晉文繼霸。此處先文後桓者。聖人意在推尊桓。霸不是問評二伯之詞。上句輕引起下句重發之。看下文二章總是于桓便可見。譎正俱就行事言。若心術則皆不得為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孔子曰吾觀世運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風愈下則人心愈衰然於短中取長亦自有別故五霸之盛莫如桓文論其心術均非王道之正而觀其行事亦有優劣之分文公為人不由正道每以詐謀取勝殆詭譎而不正若桓公行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較之晉文則善矣可謂正而不譎者乎兩公行事大概一譎一正較然不同人以桓文並稱者亦未就其行事之寔一核觀之耳

桓公章

此章見管仲有仁者之功子路曰未仁乎以心德言夫子曰如其仁以仁澤言許之以仁則可知矣

桓公章全音 德言夫子曰如其仁以仁澤言許之以仁則可知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

桓公章 莊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而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朱子曰召忽之失在于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見而子糾弟耳

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人臣之事君也死生以之管仲召忽皆相乎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可謂殺身以成仁矣而管仲獨不死則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甚矣以用言之管仲未得為仁矣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夫子曰子以仲不死為未仁孰知其不死相桓有仁之功乎當周室衰而夷狄橫也桓公九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一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之威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孰

次節 陳新安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因以箴之也

林次崖曰仲之輔糾非正可以死可以無死也子路以心之德言夫子以愛之施言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生之類亦其証也說者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罔不以兵革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革之會可謂鑿矣

愚按不以兵車最重如其仁就說慶源輔氏以不以兵車為無所殺傷于仁澤最切雖說反以九合諸侯重于不以兵車謂九合諸侯皆仁者大誤又春秋中書齊桓公則多稱人胡氏傳曰將卑師少也蓋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未嘗命大夫

為王將亦未嘗動大眾出征代蓋能以制  
用兵而賦于民薄云云况于會盟豈用兵  
車以傷仁乎益信輔氏之說為不可易矣  
子貢章

首節 輔慶源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于召  
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  
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  
為已甚而非仁

張南軒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  
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  
則所以告之者必異矣

次節 馮厚齋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  
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  
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  
功夫子稱仲之仁至于被髮左衽則仲之  
功大矣  
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當是之時

楚之勢駭駭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  
夷狄故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蔡虛齋曰當時無管仲則天下其楚矣桓文  
之功皆以攘楚六國之併於秦只為無管  
仲耳又曰夫子之取管仲非以後功贖前  
罪以前無罪而後又有大功故取之也使  
管仲而有弑父與君之罪在前後雖有此  
功聖人亦安得而錄之  
愚按朱子虛齋俱以治楚明管仲之功為  
被髮左衽弭禍則註中尊攘二語皆申講  
歸重攘夷狄一邊據即其所以為尊也  
末節 小諒與大功相形說不指召忽言莫  
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  
朱公遷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  
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  
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  
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  
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

有如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殆未  
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

子貢章全有

子路勇者故責仲不死子貢達者故責仲又相  
者不相即死無中立之理故末節反言之明相桓大功死  
糾小諒以見其無害于仁兩節作一氣讀非分釋上文全  
林倒死節為中立人  
無功有罪者藉口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貢曰管仲其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彼不能死則亦  
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忘君事仇其忍心害理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夫子曰子疑管仲不當相桓公亦未知其相桓公之功耳  
管仲相桓公明信義以服眾而伯長于諸侯內尊周室以  
正君臣之大分使秦者復明外攘夷狄以正夷夏之大防  
使猾者皆戢蓋一匡天下之大亂焉不特當時賴之民至  
于今猶受其匡正之賜當時若無管仲則中國皆淪  
于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之功其大如此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瀆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寧

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兒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

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  
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  
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

楊子常曰按此兩章問答兩賢一責死一責相。夫子一取不以兵車。一取一匡天下。義各有別。言外見得仲一人不死而所活人甚多。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世解頗似混雜。

公叔章  
朱子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

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其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使管仲不相桓則必死。糾而仲固權之熟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小信也。因一時之拘執。忘當世之遠圖。可以無死而必死。自縊于溝瀆之中。功既不成。節又不成。節而天下後世竟莫之知也。然則仲之相桓也。寔有大功在斯。民而其不死糾也。意豈無在哉。

公叔章章  
此章見得薦賢固難。忘分以薦賢尤難。夫子于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之。

首節 文于子曰此節書法極高。未嘗言文子所薦也。而薦者之賢自見。

次節 馮厚齋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

饒氏曰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于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

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肉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此當時子謚本義。而止稱文子者。意所重在末一字也。聖人聞薦。假事而曰可以為文。乃極其擊節嘆賞。欣慕無窮。

謂可以無愧于文之謚耳。只極取其非解謚法。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僕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是但知以人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僑已之嫌。文子之賢有如此者。

子問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

也。管已二也。事君三也。

夫子於文子既歿之後。聞此佚事。遂稱之曰人臣事君莫大于薦賢。今文子知僕之賢。忘其為已之臣。而升之于公。

之思須一味空寫謚法錫民爵位勿泥即修其班制亦勿牽入為高

子言章  
首節 蒙引曰大槩謂其彝倫不統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一般皆大約之辭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次節 饒雙峯曰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  
許東陽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若此不以其所短而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

其言章  
張南軒曰易其言者為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吐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

即是以為文而無愧乎其謚矣雖當時定謚初不為此乃其志分薦賢超出俗情百倍則其謚文不亦有溢美哉

子言章全吉  
此章明人君用人之效以無道而用人各當其道下節夫如是指用人仲叔圉三句重靈公能用三人各當其才上不主三人之才說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喪失位也

夫子嘗言及衛靈公無道之事季康子問曰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夫其無道既如是奚為而不喪其位乎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

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

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孔子曰靈公雖無道而用人則各當其才仲叔圉長于應對則使之治賓客祝鮀熟于禮文則使之治宗廟王孫賈嫻于武事則使之治軍旅治賓客得人則無失禮于隣國而不至辱覺治宗廟得人則神人胥悅而人心有所繫屬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夫如是又奚至于喪乎

其言章全吉  
此將不作二字激發人必為之志與謹言敏行做事以免此內愧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夫子曰凡人必為之志則必自度其能而後言吾所言者皆吾所能行而為之也易矣如其敢為大言自許大過初無愧怍之心若人者即其發言之時已無必為之志欲為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章全旨

孔子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矣。首句提起。作案下以告君告臣。分兩項看。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魯哀公十四年夏六月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陳成章

首節 陳敬仲奔齊後為田氏田乞事齊景公施德于民盡得衆心田乞卒子恒代立是為陳成子與闞止俱相簡公而殺止簡公出奔成子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之次節 朱子曰夫子之告直簡欲討陳恒後人謂聖人託討陳恒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

陳新安曰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

王觀濤曰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曰陳恒舉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口請討正大義也

後三節

問當時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三子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孰敢違之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告則是可否之權決于三子而不決于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不得已而一往焉真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容已其所以警三子者亦深矣

陳新安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于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孔子時雖告老乃齊戒沐浴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雖齊國之亂賊寔天下之首惡也况我魯義在隣國請與兵以討之蓋欲以討賊之權與魯而伸大義于天下也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魯政久在大夫征討之權哀公不得自專也遂命孔子曰我不知此事可否汝為我告夫三子者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我嘗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而義不容已也我禮當告君君不得告三子乃不自命三子而命我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吳孫右曰兩以吾從大夫之後一其背後說一其當面說一以吾為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君乎一以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在位之大夫乎一其嘆詞一其警詞

事君章 饒雙峰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其難須是平日于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勿欺泛說凡獻納宣猷皆盡心無偽至君有過則直言正辭有

犯無隱 林次崖曰勿欺兼所言所行說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犯專主諫諍說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代顏夷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在國外

上達章 朱子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 張南軒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未徇欲也 胡雲峰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於是命往告三子三子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乃沮其謀以為不可孔子復正言之曰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定魯之大義以吾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乃儼然當國之政而以為不可獨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警三子者至矣

事君章全旨 此章見純臣之心以勿欺作主轉到而犯之申之則專指諫諍一事而言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路問人臣事君道當何如孔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盡其誠凡進言宣力務使實意懇到內可質諸己外可質諸人勿用詐用術而此中有所欺也自是而上有明聖之君下無煩臣救之事豈非厚幸乎然或未能無過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諫諍引以向道而塞其違心雖犯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上達章全旨 此言君子小人之趨向高下不同註中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下 夫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達亦異君子則達向上去小人則達從下來蓋理本自高明君子心乎理已向上矣



理人欲之分也

河氏曰循天理。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

高明。究污下上達下達之效也。

林次崖曰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見達從下

來。俱有口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

古之章

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

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

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

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雖上。終

做事不得。

輔慶源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厘之

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終欲

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

收斂篤。是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雙峰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

學者之用心不同。

蔡虛齋曰。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是

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不同。

林次崖曰。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寔得。而日

四書章句

卷一

三

由是愈積累。則愈高明。直到理之極處。豈非上達乎。欲本  
污下。小人心乎。欲已趨于下矣。由是愈汨沒。則愈卑。污直  
到欲之極處。豈非下達乎。學者  
何可不辨所趨。而謹其始也。

古之章全音 此見古今學者用心之異  
有感概學脉分于世運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

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

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

有如此言。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

昧於所從矣。

夫子曰。同一學也。而學人之用心。則異。古之學者。明道進  
德。寔欲得之于己。心存乎為己也。今之學者。明道進德。欲

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寔

得。亦終於廢墜耳。愚按。次崖此說。從中

庸末章。闡然日章的然。日公透也。但夫子

微分古今。子思則嚴辨君子小人。此聖賢

立言不同處也。

遠伯章

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于外者。言

而以伯玉之心。克治于內者。告且曰。欲而

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所于

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

而能言矣。

陳新安曰。欲寡句。十個字。作一氣讀。欲寡過

則不自是。不謂己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

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

玉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

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

愚按。欲寡屬心說。未能屬身說。故註中以

省身克己。常若不及言之。須切士大夫當

國應事處說。勿高談心性。纏講理欲。只似

作口頭語。乃愈見使者之妙。

以求知于人。心存乎為人。也。內外名是

之別如此。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與

遠伯章全音

此章稱美使者。能知君子之心。但稱使者之賢。

而再嘆聖賢神交全在

問答之先形跡之外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遠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皆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

伯玉使人來也。

吾夫子嘗與衛大夫遠伯玉為友。蓋共學之交。同心之契

也。夫子既自衛返魯。伯玉思之一日。遣人來問候於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四書章句

卷一

三

黎照樓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孔子見使者之來如伯玉之親來也遂不以使者為卑賤特命之坐而問焉曰夫子近日果何所為使者對曰夫子之心常欲寡其過而猶病未能也夫寡過未能此伯玉簡身如不及之意而使者能言之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使者既出夫子從而稱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使乎蓋稱使者之賢正心契伯玉之賢也是役也使者來而伯玉之心與之俱來使者出而夫子之神與之俱往矣

曾子章全

此艮卦之象辭當以艮字理會艮者止而不動位位即所也思不出即止其所也此大學知止心法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章 胡雲峰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張南軒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王于中其能然乎

黃勉齋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 愚按艮卦之象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無或過無或不及思不出其位正欲盡其思於位之中耳出位而思則於位中必有不及思處非獨病其有餘合近思慎思經畫不出位之義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稱之。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曾子曰凡人心所用為思身所處為位思適安乎其位天理之公也思苟越乎其位人欲之私也惟有君子觀於艮止之象而知物各有其分故思亦止於其分即其見在所居之地求其日用常行之道如為君則思仁敬為父子則思慈孝為兄弟則思友恭貌言視聽則思肅又悲謀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豈若世之憧憧往來邪妄膠擾而莫能自制者比哉

耻其章全

此見君子矯輕警惰之心耻字過字較訥敏更深全在心上說註中不敢字欲字可玩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耻其章 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 馮氏曰耻之者恐其言之浮于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于言也 吳蘇石曰行非可過看他勇猛精進的意思

若或過焉，如說七八分而欲行十分是也。

君子章 首節 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次節 蔡虛齋曰：自道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又曰：自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遜，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阿矣。蓋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聖人之智也。林次崖曰：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而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循云自謙便有分曉矣。愚按：子貢智足知聖不在推尊聖人而在善為聖心，玩其語氣若曰：論夫子之寔，其於君子之道非果無能也。特據夫子之言則有能而自見其無能云爾。似此活說，則于夫子我無能之語不相悖而相發矣。竟以聖不自聖解夫子自道為妙，不必疑夫子之言為非其情也。

方人章 陳新安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

夫子曰：常人言易肆行多不及，若君子則以言為耻，有所不敢盡而行則過之，必欲其有餘。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仁者知者勇者總累上節，惟夫子親于體道，故寔見其無能下節，惟子貢深于知聖，故確信其自道。總以道字作貫，但自道註作自言，似對上節道字不來。以虛對寔，當活說耳。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自責以勉人也。

夫子曰：君子所以備德于己而為道者三，反之于我未有餘焉。三者維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順逆而心不憂，我未免于憂也。則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而心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而心不惧，我未免于惧也。則于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曰：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已綽綽乎有餘裕矣。其云我無能者，乃夫子聖不自聖而自道，其無能如此也。豈真於君子之道有不能者哉。

方人章全旨 此見學當先自治乎哉，是未許之辭。總是抑子貢不可作先揚後抑。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不患章  
胡氏曰失于務外為學者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子貢好比方人物較其短長此非學者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賢乎哉人必自治有餘而後可較量他人賜果有餘而為此乎若夫我則不暇及于人也

不患章全音

此示人為己之學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人不知之心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夫子曰凡世之知譽無與于己學者不必患人之不已知惟其道有未明德有未進已寔有所不能焉則分量有虧此則其所愛患也

不患章全音

此為人以察察為明者發總是貴自然之明不可以誠明並說

采子曰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一有詐不

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  
黃勉齋曰詐不信難以事見而可以理知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詐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寔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智者不能也

陳新安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時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于小人之姦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林次崖曰逆億之知有心之知先覺之知無心之知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底賢兼此二者

說約云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則者字寔然看做一個人故緊贊曰是賢乎

微生章  
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取悅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逆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又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夫子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嘗墮小人之計有人于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度人之我疑及人以詐不信至抑亦自然先覺者此明出于無心天下之至明也是乃為賢乎

微生章全音

微生章徒泥于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解脫為安亦非疾微生之固也

四書比下論

卷下

四七

蔡照樓

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  
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  
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其僂蓋有齒德而隱者

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微生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擬其以口給取悅謂  
之曰時不可為斯可已矣丘于列國何為是栖栖然依戀  
不舍歟毋乃為佞  
以求用于世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

此其警之亦深矣

夫子答之曰夫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丘之為是栖栖者  
非敢為柔佞希世之事也亦疾夫固執太過不通于世用  
也若以天下無道而棄之  
則是固矣我豈為之乎

驥不章

饒氏曰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  
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  
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驥不章

此明才德輕重  
而致勉人之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

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夫子曰驥者馬之美稱驥之所以得名者非以其力之足  
以任重而致遠也以其德之調習而易控馭馴服而不蹄  
齧也夫驥之以  
德重固如此矣

或曰章全青

此章見報施貴得其宜世人有心於薄或人矯  
為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為厚

只垂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足之朱  
子云通章只論報怨之道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或曰章

前二節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  
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  
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  
千金而吾亦以千金酬之卻是何理視與  
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或以人情仇怨相尋乃為之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日薄若於人之有怨于我者竟若忘焉而以德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夫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亦以德報則等于怨欲別于怨又窮于報是薄于德而厚于怨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心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

末節 朱子曰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

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 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謂之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

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者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必也人之有怨于我者以直報之愛憎取舍一視天理之當然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至于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

莫我章全青

此夫子自明其所學之意首嘆莫我知以發子貢之問下言莫知之故不怨三句一氣說歸重下學一句蓋因當時人皆稱夫子為聖為生知不知夫子下學而上達故自明其如此語意尤重下學二字上上達

莫我章 首節 子貢智足知聖然平日多在高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

只由下學以造其極耳。知其天不  
是援天自信正言人之莫我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夫子發嘆曰今之  
人其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  
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其異於  
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入此故

次節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  
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  
同無與于人而不駭于俗矣人亦何自而  
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  
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  
獨知之也 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  
也不須揀事到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  
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  
然今日撞着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  
撞着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  
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却不管這  
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  
多便會得透不在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

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于下學中便要  
求玄妙則不可

張南軒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初不  
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  
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

高景逸曰一部中庸聖人只此三句道盡上  
天之載原來即吾人喜怒哀樂喜怒哀樂  
原來即可位天地育萬物然則何處更有  
天而容怨何處更有人而容尤何處更有  
玄妙奇特而可舍下達上

艾千子曰不怨天四句歸知於天非真有天  
知也非希與天知也此心到上達則人不  
及知而自然有與天為一之理知我其天  
總人不及知而已

公伯章 陳新安曰怨謔譖也惑志疑心也  
周禮詳有罪說殺陳其尸曰肆

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  
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自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子貢自以為知聖者乃怪而問之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夫  
子曰人皆以我為有所甚異於人不知我之為我或不得  
于天而未嘗怨天或不合于人而未嘗尤人只反已自修  
于可知可能者循循學之久之而造乎精微純粹之域由  
下學而上達此皆學者之恒事無以其異于

人也其誰知我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

公伯章全章 此章見道之行廢有  
命議人無可奈何

公伯章怨于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

公伯章身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讒愬之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固將為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謬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之而陳其尸于市朝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夫卜解之曰君子抱道于已使世能信用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是皆非人

次節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

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今然身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于命者分之安也

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此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于魯大率欲裁其僭而與子承令以出藏甲墮邱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禍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

福而為吾道與賢

賢者章

問四者固非有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見于言色而後辟之耶黃勉齋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董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于此為劣乎

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之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于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

愚按夫子嘗指沮溺輩為避世之士而以辟人之士自居此章似有寧為其次弗為賢者之微意但隱舍不發耳然居夷浮海屢屢發嘆晚年罷周流而歸老于魯即夫子又何嘗不兼四者之辟哉此四節平敘為佳

之所能為者今仲由之或用與舍自有命焉公伯寮其如之何哉子大夫亦聽之而已

賢者章全音 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賢者二字冠首全章三其次指辟之次第非謂賢之次第也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者伯夷太公是也

夫子曰世之賢者出處去就惟其時之所遇有見舉世無道隱而不出謂之辟世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有見此邦無道去之他邦者謂之辟地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衰而去者謂之辟色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其次有因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辟言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非賢者其孰能之

作者章全音

此記隱者以見世道之衰矣字是嘆詞有天地閉賢人隱之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繫矣

夫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於君子之出處天下有道則賢人出今見幾而作隱去者已至

作者章

正解曰作者見幾而作有高蹈遠引而不復出之意與上辟字不同然此意不重只舉此以驗世道之衰耳

石門章

張南軒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于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

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黃若思曰文文山云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人子決無不下藥之理是亦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竊謂聖人救世之心猶是矣故先輩謂春秋時孔子有世外知已二人一封人一農門也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能知聖人之天農門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能知聖人之心

七人矣世道之可憂為何如哉

石門章全音

此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農門本作訊詞却道着聖人心事

子路宿於石門農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農門掌農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農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路從夫子周流四方偶宿于石門掌農啟門者問曰何自而來乎曰從孔氏而來農門乃訊之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是明知時事之不可為而強欲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夫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農門烏足以知

擊磬章

首節 有心哉擊磬乎。只作一句讀。謂其擊磬有心當世也。

問曰擊磬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念天下。未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于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次節 上是驟聽而知其心存于世此是諦聽而知其心之切于用也故以磬磬訊之。磬磬空說下四句乃寔指引詩見當止而止。止與磬磬相反以識言磬磬以守言引詩只作自家語活况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

擊磬章全旨 此章見聖心未嘗一日忘天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樂器荷蕢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孔子周流四方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旦在衛擊磬憂世之心寓諸此矣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聞磬聲而知之日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夫非無所為而為之者也。

既而曰鄙哉磬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磬磬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表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安。

既而又訊之曰斯人也鄙哉何其不達夫將。磬磬乎專確而固執也夫世莫已知也斯隱而不出已矣吾聞涉水者深則厲淺則揭必履其空而處之今人莫已知而不止何其味深淺之安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問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夫子聞其言而歎曰斯人之言何其果于忘世不可及哉然君子欲有為于不可為之時正為斯世之不能忘耳若但如此則一決去不返者能之亦無之難矣是豈吾之所忍為哉。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古制人君得行三年之喪。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輔慶源曰果于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

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黃若產曰荷蕢夫子兩下俱先揚後抑之詞。最吞吐有味。荷蕢先嘆有心。既而訊磬磬。此從磬聲中尋出。夫子先嘆果哉申說未之難。亦從聞言頃轉出。玩註中且言二字。當于果哉下頓跌為妙。勿一徑貶壞果字作捨白語。斯得之矣。

子張章

首節 擊磬軒口諒者。梁也。開謂虛也。即倚虛之處。書云王宅憂諒陰言於喪于倚虛也。

下論

卷一

日二

黎照樓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名未詳其義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宅憂于諒陰三年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政事何由而治不識書之旨果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始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次節 陳新安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蔡虛齋曰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四書章句

卷一

四

上好章

胡氏曰達謂達于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誠意退遜感于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也

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家引曰好禮該本末言自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皆是

按按易使是易治之意非用民力之說

子路章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原于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簡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安人安百姓蓋已以敬而極其至則

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君皆如此凡君薨嗣君居喪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于冢宰三年古之制也有冢宰以統百官則君雖不言無虞失政此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也

上好章全看 此欲人君以身作則之意禮主名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字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夫子曰為國以禮若上誠好禮而視聽言動必以規矩施教行政皆有節制則下民皆知有禮安于為下之分不待刑驅勢迫而易于使役矣

子路章全看 此章見君子之道不外于敬修己以敬一句已括盡君子下文安人安百姓俱在其內特

因子路之問引伸言之耳末二句不重差辭重不可復加意要之猶病即是堯舜之以敬安無盡修亦無盡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四書章句

卷一

四

蔡照錄

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  
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  
無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于修己以敬之  
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

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  
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  
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于路之問而  
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  
之餘而做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  
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一小大遠近之差然  
皆不離于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于  
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

黃勉齋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  
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  
盛在其中矣特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  
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猶曰修  
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  
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以修  
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  
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

以當之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  
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  
則盡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  
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  
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  
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時並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聽

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子路問何如而後可以為君子。夫子曰。君子所重者。惟己  
其自修也。常敬以直內。而心無非僻之干。敬以防外。而身  
無非禮之累。是以身無不修。而德無不成。夫是之謂君子。  
子路曰。君子之道大矣。如斯而已乎。夫子曰。敬極其至。則  
施為無不當理。將治人而人得其安。是修己以敬。而可以  
安人也。子路又曰。君子之用博矣。如斯而已乎。夫子曰。敬  
極其至。而施為各當。將羣黎百姓。無不各得其所。是修己  
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夫修己以安百姓。則功業隆于無  
外。雖堯舜之聖。其猶以是為病。而有所未謙于心。  
也。豈復有加乎。此哉。洵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原壤章全音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  
外。故人之道。

原壤章  
陳新安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則久生可以  
維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  
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壤良可  
戒哉。

艾子子曰。凡佛老之徒。未有不始終其說。若  
能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則幼雖不遜弟。老  
而尚可觀也。原壤入門。使差觀其意。欲以

立教移世。惟自少至老。此念愈堅。則後生信從愈眾。風俗壞亂。其故夫子從幼而不孫說起。然後知是老而不死。方為賊也。

**闕黨章**  
首節 將命原是弟子職。但非其人。不使。故或人疑其為益者而問之。

外者夷踴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迹猶稱也。成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

原壤見孔子來。箕踞以待之。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汝幼少不順。弟于長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乃又老而不死。不修禮教。敗常亂俗。是為賊害而已矣。既數責之。復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焉欲使斂其足而勿踴也。

**闕黨章全五** 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闕黨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次節 陳新安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黃勉齋曰。禮之于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于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胡雲峰曰。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

愚按。依雲峰說。則原壤闕黨兩章。皆聖門小學之教也。上章既重遜弟。便不必如勉齋說。分老少。總當以禮字作主。皆就幼學上發。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有童子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之命。或人問曰。傳命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素閑禮節。故以此而寵異之與。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夫子曰。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于長者之位。而不循隅坐之禮。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隨行之禮。是非謙虛。以受益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吾使之傳命。亦欲其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抑其傲惰而已。豈寵而異之哉。

